

說小作創

語 濤

著士女梅評

版出社行言



語 濤

著 衛 靜 劉

版 出 社 行 言

語 濤

角二元二價實

版出月十年十三國民

著 者 劉 靜 菴

出 版 者 言 行 社

總 經 售

上海福州路
神州國光社
三八四弄四號

目錄

母親	一
玉薇	二三
露沙	三一
小蘋	三九
梅階	四九
漱玉	五七
小玲	六七
素心	七七

給盧隱·····	八七
寄山中的玉薇·····	九七
嬀君·····	一〇五
寄海濱故人·····	一一五
天辛·····	一二一
濤語·····	一三七
一 微醉之後	
二 父親的繩衣	
三 醒後的惆悵	
四 夜航	
五 「殉屍」	

六 一片紅葉

七 象牙戒指

八 最後的一幕

緘情寄向黃泉……………一八三

狂風暴雨之夜……………一九五

我只合獨葬荒丘……………二〇三

腸斷心碎淚成冰……………二一五

夢回寂寂殘燈後……………二二五

母親

母親！這是我離開你，第五次度中秋，在這異鄉——在這愁人的異鄉。

我不忍告訴你，我淒酸獨立在枯池旁的心境，我更不忍問你團圓宴上偷喚清淚的情況。

我深深地知道：繫念着漂泊天涯的我，只有母親；然而同時感到淒楚黯然，對月揮淚，夢魂猶喚母親的，也只有你的女兒！

節前許久未接到你的信，我知道你並未忘記中秋；你不寫的緣故，我知道了，只爲了規避你心幕底的悲哀。月兒的清光，揚露了的，是我

們枕上的淚痕；她不能揭露的，確是我們一絲一縷的離恨！

我本不應將這淒楚的秋心寄給母親，重傷母親的心；但是與其這顆心，懸在秋風吹黃的柳梢，沈在敗荷殘莖的湖心，最好還是寄給母親。假使我不願留這墨痕，在歸夢的枕上，我將輕輕地讀給母親。假使我怕別人聽到，我將折柳枝，蘸湖水，寫給月兒；請月兒在母親的眼裏映出這一片秋心。

挹清嫂很早告訴我，她說：

「媽媽這些時爲了你不在家怕談中秋，然而你的頑皮小姪女焜林，偏是天天牽着媽媽的衣角，盼到中秋。我正在愁着，當家宴團圓時，我如何安慰媽媽？更怎能安慰千里外凝眸故鄉的妹妹？我望着月兒一度一度圓，然而我們的家宴從未會一次團圓。」

自從讀了這封信，我心裏就隱隱地種下恐怖，我怕到月圓，和母親一樣了。但是她已慢慢地來臨，縱然我不願撕月份牌，然而月兒已一天一天圓了！

十四的下午，我拿着一個月的薪水，由會計室出來，走到我辦公處時，我的淚已滴在那一捲鈔票上。母親！不是爲了我整天的工作，工資微少，不是爲了債主多，我的錢對付不了，不是爲了發的遲，不能買點異鄉月餅，獻給母親嚐嚐，博你一聲微笑。只因：爲了這一捲鈔票我才流落在北京，不能在故鄉！在母親的膝下，大嚼母親賜給的菓品。然而，我不是爲了錢離開母親，我更不是爲了錢棄故鄉。

你不是曾這樣說嗎，母親！

「你是我的女兒，同時你也是上帝的女兒，爲了上帝你應該去愛別

人，去幫助別人。去罷！潛心探求你所不知道的，勤懇工作你所能盡力的。去罷！離開我，然而你却在上帝的懷裏。」

因之，我離開你漂泊到這裏。我整天的工作，當夜晚休息時，揭開帳門，看見你慈愛的像片時，我跪在地下，低低告訴你：

「媽媽！我一天又完了。然而我只有懺悔和慚愧！我莫有檢得什麼，同時我也未曾給人什麼？」

有時我勝利的微笑，有時我痛恨的大哭，但是我仍這樣工作，這樣每天告訴你。

這捲鈔票我如今非常愛惜，她會滴滿了我思親淚！但是我想到母親的叮嚀時，我很不安，我無顏望着這重大的報酬。

因此，我更想着母親——我更對不起遙遠的山城裏，常默祝我盡職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在你的綠蔭深處停留過。

天氣漸漸黯淡了，陽光慢慢叫雲幕罩了；我們踏着落葉，信步走向不知道的一片野地裏去。過了福香橋，我們在一個小湖邊的山石上坐着，清告訴我她在這裏的一段故事。

四個月前清瓊逸來到這裏。過了福香橋有一個小亭，似乎是從未叫人發現過的桃源。那時正是花開得十分鮮艷的時候，逸和瓊折下柳條和鮮花，給她編了一頂花冠，逸輕輕地加在她的頭上。晚霞笑了，這消息已由風兒送遍園林，許多花草樹林都垂頭朝賀她！

她們戀戀着不肯走，然而這頂花冠又不能帶出園去，只好仍請逸把牠懸在柳絲上。

歸來的那晚上就接到翠湖的囚耗！清走了的第二個禮拜，瓊和逸又

來到這裏，那頂花冠依然懸在柳絲上，不過殘花敗柳，已憔悴得不忍再觀。這時她們猛覺得一種淒涼緊壓着，不禁對着這枯萎的花冠痛哭！不願她再受風雨的摧殘，拿下來把她埋在那個小亭畔；雖然這樣，但是她却造成一段綺麗的故事。

我要虔誠地謝謝上帝，清能由萬里外載着那深重的愁苦歸來，更能來到這裏重憑弔四月前的遺跡。在這中秋，我們能圍集着；此時此景，縱然淒慘也可自豪自慰！

母親！我不願追想如煙如夢的過去，我更不願希望那荒渺未卜的將來，我只盡興盡情地快樂，讓幻空的繁華都在我笑容上消滅。

母親！我不敢欺騙你，如今我的生活確乎大大改變了，我不詛咒人生，我不悲歎人生，我只讓屬於我的一切事境都像閃電，都像流星。我

時時刻刻這樣盼着！當箭放在弦上時，我已想到我的前途了。

我們由動物園走到植物園，經過許多殘草枯荷的池塘，荒蕪落葉的小徑；這似我心湖一樣的澄靜死寂，這似我心湖邊岸一樣的枯樵荒涼。我在齋風堂前望着那一池枯塘，向韻姊說：

「你看那是我的心湖！」

她不能回答我，然而她却說：

「我應該向你說什麼？」

我深深地了解她的心，她的心是這般凄冷。不過在這樣舊境重逢時，她能不爲了過去的春光惆悵嗎？母親！她是那年你會鑑賞過她的大筆的；然而，她如椽的大筆，未必能寫盡她心中的惆悵，因爲她的愁恨是那樣深沉難測呵！

天氣陰沉地令人感着不快，每個人都低了頭幻想着自己心境中的夢鄉；偶然有幾句極勉強的應酬話，然而不久也在沉寂的空氣中消失了。

清似乎想起什麼一樣，站起身來領着我就走，她說：『我領你到個地方去看看。』

這條道上，莫有達到一個人。綠道的鐵線上都曬着些枯乾的荷葉，我低着頭走了幾十步，猛抬頭看見巍峨高聳的四座塔形的墓。荒叢中走不過去，未能進去細看；我回頭望望四周的環境，我覺着不如陶然亭的寥闊而且凄靜，蕭森而且清爽。陶然亭的月亮，陶然亭的晚霞，陶然亭的池塘蘆花，都是特別為墳墓布置的美景，在這個地方埋葬幾個烈士或英雄 確是很適宜的地方。

母親！在陶然亭蘆葦池塘畔，我曾照了一張獨立蒼茫的小像；當你

看見它時，或許因為我愛的地方，你也愛它；我常常這樣希望着。

我們見了頽廢傾圮，荒榛沒脛的四烈士墓，真覺爲了我們的先烈難過。萬牲園並不是荒野廢墟，實不常忍使我們的英雄遺骨，受這般冷森和淒涼！就是不爲了紀念先賢，也應該注意怎樣點綴風景！我知道了，這或許便是中國內政的縮影罷！

隔岸有鮮紅的山查菓，夾着鮮紅的楓樹，望去像一片彩霞。我和清拂着柳絲慢慢走到印月橋畔；這裏有一塊石頭，石頭下是一池碧清的流水；這塊石頭上，還刊着幾行小詩，是清四月間來此假寐過的。她是這樣處處留痕跡，我呢，我願我的痕跡，永遠留在我心上，默默地留在我心上。

我走到楓樹面前，樹上樹下，紅葉鋪集着。遠望去像一條紅氈。我

想檢一片留個紀念，但是我莫有那樣勇氣，未曾接觸它前，我已感到凌楚了。母親！我想到西湖紫雲洞口的楓葉，我想到西山碧雲寺裏的楓葉；我傷心，那一片片緋紅的葉子，都給我一樣餽悲哀。

月兒今夜被厚雲遮着，出來時或許要到夜半，冷森凄寒這裏不能久留了；國內的遊人都已歸去，徘徊在暮雲暗淡的道上時只有我們。

遠遠望見西直門的城樓時，我想當燈圈裏明燈輝煌，歡笑歌唱的時候，城外荒野尚有我們無家的燕子，在暮雲底飛去飛來。母親！你聽到時，也爲我們漂泊的遊兒傷心嗎？不過，寒再想，再想想可憐窮苦的同胞，除了懸樑投河，用死去辦理解決一切生活逼迫的問題外，他們求如我們這般小姐們的呻吟而不可得。

這樣佳節，給富貴人作了點綴消遣，貧寒人確作了勒索生命的符

咒。

七點鐘回到學校，瓊和清去買紅玫瑰，芝和韻在那裏料理菓餅；我和俠坐在床沿上談話。她是我們最佩服的女英雄，她曾遊遍江南山水，她曾經過多少困苦；尤其令人心折的是她那嬌嫩的玉腕，能飛劍取馬上的頭顱！我望着她那英姿瀟灑的丰神，聽她由上古談到現今，由歐洲談到亞洲。

八時半，我們已圍坐坐在這天涯地角，東西南北湊合成的盛宴上。月兒被雲遮着，一層一層剛褪去，又飛來一塊一塊的絮雲遮上；我想執杯對月兒痛飲，但不能驟顧，我只陪她們淺淺地飲了個酒底。

我只願今年今夜的眼月照臨我，我不希冀明年今夜的眼月照臨我！假使今年此日月都不肯窺我，又那能知明年此日我能望月？在這模糊陰

暗的夜裏，淒涼肅靜的夜裏，我已看見了此後的影事。母親！逃躲的，自然努力去逃躲，逃躲不了的，也只好靜待來臨。我想到這裏，我忽然興奮起來，我要快樂，我要及時行樂；就是這幾個人的團宴，明年此夜知道還有誰在？是否煙消灰熄？是否風流雲散？

母親！這並不是不祥的讖語，我覺着過去的淒楚，早已這樣告訴我。

雖然陳列滿了珍饈，然而都是含着眼淚吃飯；在輕籠虹彩的兩頰上，隱隱現出兩道淚痕。月兒朦朧着，在這淒楚的筵上，不知是月兒愁，還是我們愁？

杯盤狼藉的宴上，已哭了不少的人；瓊妹未終席便跑到床上哭了！母親！這般小女孩，除了母親的撫慰外，誰能解勸她們？瓊和秀都伏在

床上痛哭！這謎揭穿後誰都是很默然地站在床前，清的兩行清淚，已悄悄地滴滿襟頭！她怕我難過，跑到院裏去了。我跟她出來時，忽然想到亡友，他在淒涼的墳墓裏，可知道人間今宵是月圓。

夜闌人靜時，一輪皎月嫋嫋地出來；我想着應該回到我的寓所去了。到門口已是深夜，悄悄的一輪明月照着我歸來。

月兒照了窗紗，照了我的頭髮，照了我的雪帳；這裏一切連我的靈魂，整個都浸在皎清如水的月光裏。我心裏像怒濤湧來似的淒酸，撲到床緣，雙膝跪在地下，我悄悄地哭了，在你的慈容前。

原书空白页

玉 徽

久已平靜的心波，又被這陣風雨，吹皺了幾圈纖細的銀浪，覺着窒息重壓的都是鄉愁。誰能毅然決然用輕快的剪刀，揮斷這自吐自縛的纏網呵！

昨天你曾倚着窗默望着街上往來的車馬，有意無意地問我：

「波徽！前些天你寄我那封信含着什麼意思？」

我當時只笑了笑，你說了幾聲『神秘』就走了。今天我忽然想告訴你一切，大胆揭起這一角心幕給你看；只盼你不要譏笑，也不要驚奇。

在我未說到正文以前，先介紹你看一封信，這封信是節錄地抄給

你：

「飛蛾撲火而殺身，青蠶吐繭以自縛，此種現象，豈彼蟲物之靈知不足以見及危害？要亦造物網羅有一定不可衝破之數耳。物在此網羅之中，人亦在此網羅之中，雖大力掙扎亦不能脫。」

君謂「人之所倖倖而希望者，亦即我惴惴然而走避者」，實告君，我數年前即為墜抱此趨向之一人，然而信念自信念，事實則自循其道路，絕不與之相伴；結果，我所訕笑為追求者固溺矣，即我走避者，又何曾逃此藩籬？

世界以有生命而存在，我在其狂瀾嘔夢之中，君亦在其狂瀾嘔夢之中；吾人曠有時認得狂瀾嘔夢，然所能者僅不過認識，實際命運則隨此輪機之旋轉，直至生命靜寂而後已。

吾人自有其意志，然此意志，乃絕無權處置其命運，宰制之者乃一物的世界。人苟勸我以憬悟，勿以世爲有可愛溺之者；我則願舉我之經驗以相告，須知世界絕不許吾人自由信奉其意志也。

我乃希望世人有超人，但却絕不信世上會有超人，世上只充滿庸衆。吾人雖或較認識宇宙；但終不脫此庸衆之範圍，又何必堅持違生命法則之獨見，以與宇宙抗？」

看完這封信，你不必追究內容是什麼？相信我是已經承認了這些話是經驗的事實的。

近來，大概只有兩個月吧！忽然覺得我自己的興趣改變了，經過許多的推測，我才敢斷定我，原來在不知什麼時候，我忽然愛戀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，她是我的學生。

這自然是一種束縛，我們爲了名分地位的隔絕，我們的心情是愈壓伏愈興奮，愈冷淡愈熱烈；直到如今我都是在心幕底潛隱着，神魂裏繫念着。遙棲息的園林，就是我徘徊縈繞的意境，也就是命運安排好的囚籠。兩月來我是這樣沉默着抱了這顆迂迴的心，求她的收容。在理我應該反抗，但我決不去反抗，縱然我有力燬碎，有一切的勇力去搏鬥，我也不去那樣做。假如這意境是個樂園，我願作個幸福的主人，假如這意境是囚籠，我願作那可憐的俘虜。

我確是感到一種意念的疲倦了。當桂花的黃金小瓣落滿了雪白的桌布，四散着清澈的濃香，窗外橫抹着半天紅霞時；我每每沉想到她那冷靜高潔的丰韻。朋友！我心是這樣癡，當秋風吹着枯黃的落葉在地上旋舞，枝上的小鳥悼傷失去的綠蔭時，我心淒酸的欲流下淚來；但這時

偶然聽見她一聲笑語，我的神經像在荒沙絕漠尋見綠洲一樣的欣慰！

我們中間的隔膜，像竹籬掩映着深密芬馥的花朵，像浮雲遮蔽着幽靜皎潔的月光，像坐在山崖上默望着燦爛的星輝，聽深澗流水，疑惑是月娥環珮聲似的那樣令人神思而夢遊。這都是她賜給我的，惟其是說不出，寫不出的情境，纔是人生的甜蜜，藝術的精深呢！

我們天天見面，然而我們都不說什麼話，只彼此默默地望一望，嘗試了這種神祕隱約的力的驅使，我可以告訴你，似在月下輕彈琵琶的少女般那樣幽靜，似深夜含枚急驅的戰士般那樣渺茫，似月下踏着紅葉，輕叩寺門轉老僧那樣神遠而深沉。但是除了我自己，絕莫有人相信我這感情絕義的人，會爲了她使我像星星火焰，燒遍了原野似的不可撲滅。

有一天下午，她輕輕推開門站在我的身後，低了頭編織她手中的絨

繩，一點都沒有驚動我；我正在低頭寫我的日記，恰巧我正寫着她的名字。她輕輕地叫了一聲，我抬起頭來從鏡子裏看見她，那時我的臉紅了！半晌才說了一句不干緊要的話敷衍下去；坦白天真的她，何曾知道我這樣踢促可憐。

我只好保留着心中的神祕，不問牠銀濤雪浪怎樣淹沒我，相信那裏準有個心在——那裏準有個海在。

寫到這裏我上課去了。吃完飯娜君送來你的信，我欽佩你那超越世界繫縛的孤渺心懷，更現出你是如何的高潔偉大，我是如何的沉戀渺小呵！最後你因為朋友病了，戰爭阻了你的歸途，你萬分沮悵和惆悵！誠然，因為人類才踏壞了晶潔神祕的原始大地，留下這疎散的鴻爪；因為人類才廢墟變成宮殿，宮殿又變成丘陵；因為人類才竭血枯骨，擯去大

部分的生命，裝璜一部分的光榮。

我們只愛着這世界，並不願把整個世界供我支配與踐踏。我們也願意戴上銀盔，騎上駿馬，馳騁於高爽的秋郊，馬前有獻花的村女，四周有致敬的農夫；但是何忍白玉杯裏酌滿了鮮血，旗纓下支滿了枯骨呢？自然，我們永遠是柔弱的女孩，不是勇武的英雄。

這幾夜月兒皎瑩，心情也異常平靜。心幕上掩映着的是秋月，沙場，凝血，屍骸；要不然就是明燈綠幃下一個琴台上沉思的倩影。玉徽！前者何悲壯，後者何清怨？

原书空白页

露沙

昨夜我不知爲了什麼，繞着迴廊走來走去的踱着，雲幕遮蔽了月兒的皎靨，就連小星的微笑也看不見，寂靜中我只渺茫的瞻望着黑暗的遠道，毫無意志地癡想着。

算命的鼓兒，聲聲顛蕩着，敲破了深巷的沉靜。我靠着欄杆想到往事，想到一個充滿詩香的黃昏，悲歌慷慨的我們。

記得，古蒼的虬松，垂着長鬚，在晚風中；對對暮鴉從我們頭上飛過，急箭般隱入了深林。在平坦的道上，你慢慢地走着，忽然停步握緊了我手說：

「波微！只有這層土上，這些落葉裏，這個時候，一切是屬於我們的。」

我沒有說什麼，檢了一片鮮紅的楓葉，低頭夾在書裏。當我們默然穿過了深秋的松林時，我慢走了幾步，留在後面，望着你雙聳的瘦肩，急促的步履，似乎告訴我你肩上所負心裏隱存的那些重壓。

走到水榭荷花池畔，坐在一塊青石上，抬頭望着蔚藍的天空；水榭紅柱映在池中，蜿蜒着像幾條飛舞的遊龍。雲雀在枝上叫着，將睡了秋蟬，也引得啾啾起來。白鵝把血紅的嘴，黑漆的眼珠，都曲頸藏在雪絨的翅底；鴛鴦激蕩着水花，昂首游泳着。那翠綠色的木欄，是聰明的人類巧設下的藩籬。

這時我已有點醺醉，看你時，目注着石上的蒼苔，眼裏轉動着一種

神祕的黝笑，猜不透是詛咒，還是讚美！你慢慢由石上站起，我也跟着你毫無目的地走去。到了空曠的社稷壇，你比較有點勇氣了，提着裙子昂然踏上那白玉台階時，臉上輕浮着女王似的嬌傲尊貴，晚風似侍女天鵝的羽扇，拂着溫馨的和風，嫵媚的圍繞着你。望西方蔭深的森林，烟雲冉冉，樹葉交織間，露出一角靜悄悄重鎖的宮殿。

我們依偎着，天邊的晚霞，似紗帷中掩映着少女的桃額，又像愛人手裏抱着的一束玫瑰。漸漸的淡了，漸漸的淡了，只現出幾道青紫的臥虹，這一片模糊暮雲中，有詩情也有畫景。

遠遠的軍樂，奏着鬱迴悲壯之曲，你輕踏着蠻靴，高唱起『古從軍』曲來，我雖然想笑你的狂態浪漫，但一經沉思，頓覺一股冰天的寒風，吹散了我心頭的餘熱。無聊中我繞着壇邊，默數上邊刊着的青石，你忽

然轉頭向我說：

「人生聚散無常，轉眼漂泊南北，回想到現在，真是千載難遇的良會，我們努力快樂現在罷！」

當時我淒楚的說不出什麼；就是現在我也是同樣的說不出什麼，我想將來重翻起很厚的歷史，大概也是說不出什麼。

往事只堪追憶，一切固然是消失地逃逸了。但我們在這深夜想到時，過去總不是輾蹄空寂的，你假如能想到今夜天涯淪落的波微，你就能想到往日浪漫的遺迹。但是有時我不敢想，不願想，月月的花兒開滿了我們的園裏，夜夜的銀輝，照着我的窗幃，她們是那樣萬古不變。我呢！時時在上帝的機輪下迴旋，令我留戀的不能駐停片刻，令我恐懼的又重重實現。躊躇！從前我想着盼着的，現在都使我感到失望了！

自你走後，白屋的空氣沉寂的像淡月淒風下的荒塚，我似暗谷深林裏往來飄忽的幽靈；這時才感到從前認為淒絕冷落的談話，放浪狂妄的舉動，現在都化作了幸福的安慰，愉快的興奮。在這長期的沉寂中，屢次我想去信問候你的近況，但慵懶的我，擱筆直到如今。上次在京漢路中讀完前塵，想到你向我索感的信，就想寫信，這次確是能在你盼望中遞到你手裏了。

讀了最近寫的信，知你柔情萬縷中，依稀仍珍藏着一點不甘雌伏的雄心，果能如此，我覺十分欣喜！原知宇宙網羅，有時在無意中無端受了繫縛；雲中翱翔的小鳥，獵人要射擊時，誰能預防，誰能逃脫呢！愛情的陷人也是這樣。

你我無端邂逅，無端結交，上帝的安排，有時原覺多事，我於是

常奢望着你，在緜緜繡幃中，較量柴米油鹽之外，要承繼着從前的希望，努力作未竟的事業；因之，不憚煩囂。在香夢談隴時，我常督促你的警醒。不過，一個人由青山碧水到了崎嶇荆棘的路上，由崎嶇荆棘又進了柳暗花明的村莊，已感到人世的疲倦，在這期內，澈悟了的自然又是一種人生。

在學校時，我見你激昂慷慨的態度，我曾和婉說你是『女兒英雄』，有時我逢見你和宗瑩在公園茅亭裏大唱時，我曾和婉說你是『名士風流』，想到扶桑餘影，當你握着利如寶劍的筆鋒，鋪着雲霞天樣的素紙，立在萬丈峯頭，俯望着千仞飛瀑的華嚴灑，凝思神往的時候，原也會獨立蒼茫，對着巖底河山，吹彈出雄壯的悲歌；曾幾何時，梅風沐雨的蒼松，化作了醉醺陽光的薔薇。

但一想到中國婦女界的消沉，我們懦弱的肩，不得不負一種先覺覺人的精神，指導奮鬥的責任，那末，姆沙呵！我願你爲了大多數的同胞努力創造未來的光榮，不要爲了私情而拋棄一切。

我自然還是那樣屏絕外緣，自謀清靜，雖竭力規避塵世，但也不見得不墜落人間；將來我計劃着有兩條路走，現暫不告訴你，你猜想一下如何？

從前我常笑你那句『我一生遊戲人間，想不到人間反遊戲了我』。如今纔領略了這種含滿了血淚的訴述。我正在解脫着一種繫縛，結果雖不可預知，但情景之悲慘，已揭露了大半，暗示了我悠遠的恐懼。不過，露沙！我已經在心田上生根的信念，是此身雖朽，而此志不變的；我的血脈莫有停止，我和情感的決鬥沒有了結，自知誤已誤人，但愚頑

的我，已對我靈魂宣誓過這樣去做。

小蘋

五月九號的夜裏，我由暈迷的病中醒來，翻身向窗低低地叫你；那時我辨不清是些誰們，總有三四個人圍攏來，用驚喜的目光看着我。當時，並未感到你不在，只覺着我的呼聲發出後，回應只渺茫地歸於沉寂。

十號清晨，夜夢歸來，紅霞映着朝日的光輝，穿透碧紗窗幃射到我的臉上，感到溫暖的舒適；芷給我煎了藥拿進來時，我問她「小蘋呢？」她踟躕了半天，才由抽屜裏拿出一封信給我。拆開看完，才知道你已經在七號的夜裏，離開北京——離開我走了。

當時我並未感到什麼，只抬起頭望着芷笑了笑。吃完藥，她給我掩好絨單，向我耳畔低低說：『你好好靜養，下課後找來伴你，晚上新月社演戲，我不願意去了。你睡罷，醒來時，我就坐在你床邊了。』她輕拿上書，披上圍巾，向我笑了笑，掩上門出去了。

她走後不到十分鐘，這小屋沉寂地像深夜墟墓般陰森，耳畔手錶的聲音，因為靜默了，彷彿如塔尖銀鐘那樣清悠，雪白的帳子，被微風飄拂着似乎在動，這時感到宇宙的空寂，感到四周的淒靜，一種冷澀的威嚴，逼得我蜷伏在病榻上低低地哭了！沒有母親的撫愛，也無朋友的慰藉，無聊中我想到小時候，懷中抱着的貓奴，和足底跳躍的小狗，但現在我也無權求牠們來解慰我。

水波上無意中飄遊的浮萍，逢到零落的花瓣，剎那間聚了，剎那間

散了，本不必感離情的淒惘；況且我們在這空虛無一物可取的人間，會於最短時間內，展開了心幕，當春殘花落，星爛月明的時候，我們手相攜，頭相依，在天涯一角，同聲低訴着自己的命運而悽楚呢！只有我們聽懂孤雁的哀鳴，只有我們聽懂夜鶯的悲歌，也只有你了解我，我知道你。

自從你由學校辭職，來到我這裏後，纔能在夜深聯床，低語往事中，了解了你在世界上的可憐和空虛。原來你縱有明媚的故鄉，不能歸去，雖有完滿的家庭，也不能駐棲；此後萍蹤浪跡，漂泊何處，小蘋！我爲你感到了地球之冷酷。

你窈窕的情影，雖像晚霞一樣，漸漸模糊地隱退了，但是使我想着的，依然不能忘掉；使我感着永久隱痛的，更是因你走後，纔感到深

沉。記得你來我處那天，搬進你那簡單的行裝，隨後你向我悽悽地一笑！說：『波微！此後我向那裏去呢？』就是那天夜裏，我由夢中醒來，依稀聽到你在啜泣，我問你時，你硬賴我是做夢。

一個黃昏，我已經病在床上兩天了，不住地呻吟着，你低着頭在地下轉來轉去地踱着，自然，不幸的你更加心情雜亂，神思不定爲了我的病。當時我尋不出一句相當的話來解慰你，解慰自己，只覺着一顆心，漸漸感到寒顫，感到冷寂。蘇！我不敢想下去了，我感到的，自然你更覺得深刻些。所以，我病了後，我常顧慮着，心頭的淒酸，眉峯的鬱結，怕憔悴瘦削的你肩載不起。

但真未想到你未到天津，就病在路上了！

你現在究竟要到那裏去？

從前我相信地球上只有母親的愛是真愛，是純潔而不求代價的愛，愛自己的兒女，同時也愛別人的兒女。如今，我才發現了人類的偏狹，忌恨，慘殺毒害了別人的兒女，始可爲自己的兒女們謀到福利，表示篤愛。可憐的蘋！因之，你帶着由繼母臂下逃逸的小弟弟，向着無窮遙遠，陌生無親的世界中，掙扎着去危機四伏的人海中漂流去了。上帝呵！你保佑他們，你保佑他們一對孤苦無人憐的姊弟們到那裏去？

有時我在病榻上躍起來大呼着：『不如意的世界要我們自己的力量去粉碎！』自然生命一日不停止，我們的奮鬥不能休息。但有時，我又懦弱的想到死，爲遠避這些煩惱痛苦，渴望着有一個如意的解決。不過，你爲了扶植弱小的弟弟，尚且不忍以死卸責，我有年高的雙親，自然不能在他們的撫愛下自求解脫。爲了別人犧牲自己，也是上帝的聽

明，令人們一個一個繫戀着不能自由的好處。

你相信人是不可加以愛憐的，你在無意中施捨了的，常使別人在靈魂中永遠浸沒着不忘。我自你走了之後，夢中常常縈繞着你那幽靜的豐神，不管黃昏或深宵，你憔悴的情影，總是飄浮在眼底。有時由恐怖之夢中醒來，我常喊着你的名字，希望你答應我，或即刻遞給我一杯茶水，但遭了無聲息的拒絕後，纔知道你已拋棄下我走了。這種變態的情形，不願說我是愛你，我是正在病床上假臥着想你罷！不知夜深人靜，你在漂泊的船上，也依稀憶到恍如夢境般，有個曾被你拋棄的朋友。

我的病現已漸好，她們說再有兩禮拜可以出門了。我也樂得在此處緘神祕的病神網底，如疲倦的旅客，倚伏在綠蔭下求暫時的憩息。昨天我已能扶着床走幾步了，等她們走了不監視我時，我還偷偷給母親寫了

幾個字，我騙她說我忙得很，所以這許久未寫信給她；但至如今我還擔心着，因為母親若見我傾斜顛倒的字迹，或者要疑心呢！

前一禮拜，天辛來看我，他說不久要離開北京，為了一個心的平靜，那個心應當悄悄地走了。今天清晨我接到他由天津寄我的一張畫，是一片森林夾着一道清溪，樹上地上都鋪着一層雪，森林後是一抹靄霞，照着雪地，照着森林。後面寫着：

I have cast the world

And think me as nothing

Yet I feel cold on snow-falling day

And happy on flower day

* * *

我常盼我的隱恨，能如水晶屏一樣，令人清白了然；或者像一枝紅燭，搖曳在晦暗的幃底，使人感到光亮，這種自己不幸，同時又令別人不幸的事，使我憤怒詛咒上帝之不仁至永久，至無窮。

病以後，我大概可以變了性情，你也不必念到我，相信我是始終至死，不燬滅我的信仰，將來命運的悲愴，已是難免的災患，好吧！我已經靜靜地等候着有那麼一天，我閉着眼聽一個珊瑚杯碎在岩石上的聲音。

今天是星期一，她們都很忙，所以我能寫這樣長信，從上午九點，寫到下午三點，分了幾次寫，自然是前後雜亂，顛倒無章，你當然只要知道我在天之涯，尚健全地能揮毫如意地寫信給你，已感到欣慰了吧！

這次看到西湖時，還憶得仙霞嶺檢紅葉的人嗎？

原书空白页

梅 隱

五年前冬天的一個黃昏，我和你聯步徘徊於暮雲蒼茫的北河沿，拂着敗柳，踏着枯葉，尋覓梅園。那時羣英宴間，曾和你共沐着光明的餘輝，靜聽些大英雄好男兒的偉論。昨天我由醫院出來，繞道去孔德學校看朋友，北河沿敗柳依然，梅園主人固然顛沛在東南當革命健兒，但是我們當時那些大英雄好男兒却有多半是流離漂泊，志氣頹喪，事業無成呢！

誰也想不到五年後，我由煩雜的心境中，檢尋出這樣一段回憶，時間一天一天地飛掠，童年的興趣，都在朝霞暮雲中慢慢地消失，只剩下

青年皎月是照了過去，又照現在，照着海外的你，也照着祖國的我。

今晨睡眠朦朧中，你廿六號的信遞到我病榻上來了。拆開時，粉色的紙包掉下來，展開溫香撲鼻，淡綠的水仙瓣上，傳來了你一縷縷遠道的愛意。梅隱！我欣喜中，含淚微笑輕輕吻着她，閉目凝思五年未見，海外漂泊的你。

你真的決定明春歸來嗎？我應用什麼表示我的歡迎呢？別時同流的酸淚，歸來化作了冷漠的微笑；別時清碧的心泉，歸來變成了枯竭的沙灘；別時鮮豔的花蕾，歸來是落花般迎風撕碎！何處重擷童年紅花，何時重攝青春皎顏？揮淚向那太虛，噓氣望着碧空，朋友！什麼都逝去了，只有生之輪默默地轉着衰老，轉着死亡而已。

前幾天皇姊由 Sumatra 來信，她對我上次勸她歸國的意見有點容

納了，你明春可以繞道去接她回來，省的叫許多朋友都念着她的孤單。她說：

『在我決志漂泊的長途，現在極乎感到疲倦，在一切異樣的習慣情狀下，我常常想着中華；但是破碎河山，糜爛故鄉，歸來後又何忍重來憑弔，重來撫慰呢？我漂泊的途中，有青山也有綠水，有明月也有晚霞，波妹！我不留戀這利那寄駐的漂泊之異鄉，也不留戀我童年嬉遊的故國；何處也是漂泊，何時也是漂泊，管什麼故國異地呢？除了死，那裏都不是我靈魂的故鄉。』

有時我看見你壯遊的豪興，也想遠航重洋，將這一腔煩悶，投向海心，浮在天心；只是母親繫縛着我，她時時怕我由她懷抱中逸去，又在我心頭打了個緊結；因此，我不能離開她比現在還遠一點。許多朋友，

看不過我這頹喪，常寫信來勉策我的前途，但是我總默默地不敢答復他們，因為他們厚望於我的，確是完全失望了。

近來更不幸了，病神常常用她的玉臂懷抱着我；爲了病更使我對於宇宙的不滿和懷疑堅信些。朋友！何曾僅僅是你，僅僅是我，誰也不是生命之網的漏魚，病精神的或者不感受身體的痛苦，病身體的或者不感受精神的斧柯；我呢！精神上受了無形的腐蝕，身體上又受着遲緩而不能致命的痛苦。

你一定要問我到底爲了什麼？但是我怎樣告訴你呢，我是沒有爲了什麼的。

病中有一次見案頭一盆紅梅，零落得可憐，還有許多嬌紅的花瓣在枝上，我不忍再看她萎落塵土，遂乘她開時採下來，封了許多包，分寄

給我的朋友，你也有一包，在這信前許接到了。玉薇在前天寄給我一首詩，謝我贈她的梅花，詩是：

同時又接到天辛寄我的兩張畫片：一張是一片垂柳碧桃交疊的樹林下，立着個緋衣女郎，她的左臂絆攀着楊柳枝，低着頭望着滿地的落花凝思。一張是個很黯淡蒼灰的背景，上邊有幾點疏散的小屋，一個黑衣女郎伏在一個大理石的墓碑傍跪着，仰着頭望着星光祈禱——你想她是誰？

梅隱！不知道那個是象徵着我將來的命運？

你給我寄的書怎麼還不寄來呢？揆哥給你有信嗎？我們整整一年的隔絕了，想不到在聖誕節的前一天，他寄來一張卡片，上邊寫着：

『願聖誕節的仁風，吹散了人間的隔膜，

願伯利恆的光亮，燭破了疑慮的悲哀。』

其

所謂悲哀隔膜，都是環境衆人

造

什麼值得起隔膜和悲哀的事。

現

風吹散，環境既造成了悲哀，

又

只要年年聖誕節，有這個機會紀念着想到我們童年的友誼，那我們的友誼已是和天地永存了。揆哥總以為我不原諒他，其實我已替他記得

極周到，而且深深了解他的；在這『隔膜』『悲哀』之中，他纔可尋覓着現在人間的幸福；而賜給人間幸福的固然是上帝；但幫助他尋求的，確是他以爲不諒解他的波微。

我一生只是爲了別人而生存，只要別人幸福，我是犧牲了自己也樂於去幫助旁人得到幸福的；過去是這樣，現在也是這樣，不過我也只是這樣希望着，有時不但人們認爲這是一種罪惡，而且是一種罪惡的玩弄呢！雖然我不辯，我又何須辯，水枯了魚兒的死，自然都要陳列在眼前，現在何必望着深淵徘徊而疑慮呢！梅隱！我過去你是比較知道的，和挨哥隔絕是爲了他的幸福，和梅影隔絕也是爲了他的幸福……因爲我這樣命運不幸的人，對朋友最終的披肝瀝胆，表明心迹的，大概只有含淚忍痛的隔絕罷？

母親很念你，每次來信都問我的近況。假如你有餘暇時你可否寄一封信到山城，安慰安慰我的母親，也可算是梅隱的母親。我的病，醫生說是肺管炎，要緊大概是不要緊，不過長此拖延，精神上覺着苦痛；這一星期又添上失眠，每夜銀彩照着紫蘭絨氈時，我常覺腐屍般活着無味；但一經我抬起頭望着母親的像片時，神祕的繫戀，又令我含淚無語。梅隱！我應該怎樣，對於我的生，我的死？

激玉

永不能忘記那一夜。

黃昏時候，我們由騷擾的城市，走進了公園，過白玉牌坊時，似乎聽見你由心靈深處發出的嘆息，你抬頭望着青天閑雲，低吟着：『望雲慚高鳥，臨水愧遊魚……』

你挽着我的手靠在一顆盤蛇虬曲的松根上，夕陽的餘輝，照臨在臉上，覺着疲倦極了，我的心忽然搏跳起來！沉默了幾分鐘，你深呼了一口氣說：『波微！流水年華，春光又在含媚的微笑了，但是我只有新淚落在舊淚的帕上，新愁埋在舊愁的墳裏。』我笑了笑，抬頭忽見你淡紅

的眼圈內，流轉着晶瑩的清淚。我驚疑想要追問時，你已跑過松林，同一位梳着雙鬢的少女說話去了。

從此像微風吹縐了一池春水，似深淵潛伏的蛟龍蠕動，那纖細的網，又緊縛住我。不知何時我們已坐在紅泥爐畔，我伏在棹上，想靜靜我的心。你忽然狂笑搖着我的肩說：『你又要自找苦惱了！今晚的月色如斯淒清，這園內又如斯寂靜，那能讓眼底的風景逝去不來享受呢？振起精神來，我們狂飲個醺醉，我不能騎長鯨，也想跨白雲，由白雲墜入寰時，我想這活屍也可跌她個粉碎！』你又哈哈的笑起來了！

葡萄酒一口一口地啜着，冷月由交織的樹紋裏，偷覷着我們，暮鴉棲在樹陰深處，閉上眼靜聽這淒楚的酸語。想來這靜寂的園裏，只有我們是明燈綠幃瑤杯映着葡萄酒，晶瑩的淚映着桃紅的頰。

沉寂中你忽然提高了玉琴般的聲音，似乎要哭，但莫有哭；輕微的咽着悲酸說：『朋友！我有八年埋葬在心頭的隱恨！』經你明白的敘述之後，我怎能不哭，怎能不哭？我欣慰由深遠死靜的古塔下，掘出了這覓天涯找不到的同情！我這幾滴滴在你手上的熱淚，今夜纔找到承受的玉盂。真未料到紅泥爐畔，這不燦爛，不熱烈的微光，能照透了你嚴密的心幕，揭露了這八年未示人的隱痛！上帝呵！你知道嗎？虛渺高禱的天空裏，飄放着兩顆永無歸宿的小心。

在那夜以前，莫有想到地球上還有同我一樣的一顆心，同我共瀕的一個海，愛戀撫藉我的你！去年我在古廟的廂房臥病時，你坐在我病榻前講了許多幼小時的過去，提到母親死時，你也告過我關乎醒的故事。但是我那能想到，悲慘的命運，繫着我同時又繫着你呢？

漱玉！我在你面前流過不能在別人面前流的淚，敘述過不能在別人面前洩漏的事，因此，你成了比母親有時還要親切的朋友。母親何會知道她的女兒心頭埋着紫蘭的荒塚，母親何會知道她的女兒，懷抱着深沉在死湖的素心——惟有你是地球上握着我庫門金鑰的使者！我生時你知道我爲了什麼生，我死時你知道我是爲了什麼死；假如我一朝悄悄地曳着羽紗，踏着銀浪在月光下舞蹈的時候，漱玉！惟有你了解，波微是只有海可以收容她的心。

那夜我們狂飲着醇醴，共流着酸淚，小小杯裏盛着不知是酒，是淚？咽到心裏去的，更不知是淚，是酒？

紅泥爐中的火也熄了，杯中的酒也空了。月影娟娟地移到窗上；我推開門向外邊看看，深暗的松林裏，閃爍着星光似的小燈；我們緊緊依

假着，心裏低喚着自己的名字，高一步，低一步地走到社稷壇上，一進了那圓形的宮門，頓覺心神清爽，明月吻着我焦炙的雙頰，涼風吹亂了我額上的散髮，我們都沉默地領略這刹那留在眼上的美景。

那時我想不管她是夢回，酒醒，總之：一個人來到世界的，還是一個人離開世界；在這來去的中間，我們都是陷溺在釀中沉醉着，奔波在夢境中的遊歷者。明知世界無可愛戀，但是我們不能不在這月明星爛的林下痛哭！這時偌大的園兒，大約只剩我倆人；誰能同情我們呢？我們何必向冷酷的人間招攬同情，只願你的淚流到我的心裏，我的淚流到你的心裏。

那夜是悽惻哀婉的一首詩，那夜是幽靜孤凄的一幅畫，是寫不出的詩，是畫不出的畫；只有心可以印着她，念着她！歸途上月兒由樹紋

內，微笑的送我們；那時踏着春神喚醒的小草，死靜臥在地上的斑駁花紋，冉冉地飄浮着一隻瘦影，一片模糊中，辨不出什麼是樹影，什麼是人影？

可憐我們都是在靜寂的深夜，追逐着不能捉摸的黑影，而馳騁於荒塚古墓間的人！

* * *

「宛如風波統治了的心海，忽然因一點外物的誘惑，轉換成幾於死寂的沉靜；又猛然爲了不經意的遺棄，又變成洶湧山立的波濤，震動了整個的心神。我們不了解，海濤爲什麼忽起忽滅；但我們可以這樣想，只是因那裏有個心，只是因那裏有個海罷！」

我是捲入這樣波濤中的人，未曾想到你也悄悄地沉溺了！因爲有心，

而且心中有羅曼舞踏着，這心就難以了解了嗎？因為有海，而且海中有巨濤起伏着，這海就難以深測了嗎？明知道我們是錯誤了，但我們的心情，何曾受了理智的警告而節制呢！既無力自由處置自己的命運，更何力逃避繫纏如毒蟒般的煩悶？它是用一雙冷冰的手腕，緊握住生命的火焰。

縱然有天辛飛濺着血淚，由病榻上躍起，想拯救我沉溺的心魂；那知我潛伏着的舊影，常常沒有現在，憶到過去的苦痛着！不過這個心的洶湧，她不久是要平靜；你是知道的，自我去年一月十八日堅決地藏裏起一切之後，我的願望既如虹橋的消失，因之靈感也似乎麻木，現在的急掠如燕影般的煩悶，是最容易令她更歸死寂的。

我現在恨我自己，爲什麼去年不死，如今苦了自己，又陷溺了別

人，使我更在隱恨之上建了隱痛；坐看着忠誠的朋友，反遭了我的摧殘，使他幸福的鮮花，植在枯寂的沙漠，時時受着狂風飛沙的撼擊！

漱玉！今天我看見你時，我不敢抬起頭來；你雙眉的鬱結，而目的苛瘦，似乎告訴我你正在苦悶着呢！我應該用什麼心情安慰你，我應該用什麼言語勸慰你？

什麼是痛苦和幸福呢？都是一個心的趨避，但是地球上誰又能了解我們？我常說：「在可能範圍內賜給我們的，我們同情地承受着；在不可能而不可希望的，我們不必違犯心志去破壞他。」現在我很平靜，正爲了枯骨的生命鼓舞愉樂！同時又覺着可以驕傲！

這幾天我的生活很孤清，去了學校時，更感着淡漠的淒楚；今天接到 Collin 的信，說她這次病，幾次很危險的要被死神接引了去，現在

躺在床上，尚不敢轉動；割的時候誤傷了血管，所以時時頭暈發燒。她寫的信很長，在這草草的字跡裏，我抖顫地感到過去的恐怖！我這不幸的人，她肯用愛的柔荑，檢起這荒草野塚間遺失的碎心，盛入她溫馨美麗的花籃內休養着，我該如何地感謝她呢？上帝！祝福她健康！祝福她健康如往日一樣！

這幾夜月光真愛人，昨夜我很早就睡了，窗上的花影樹影，混成一片；靜極了，雖然在這雕梁畫棟的朱門裏，但是景緻宛如在三號一樣；只缺少那古蒼的茅亭，和盤螻的老松樹。我看着月光由窗上移到案上，案上移到地上，地上移到床上，灑滿在我的身上。那時我靜靜地想到故鄉鎖閉的棲雲閣，門前環抱的桃花潭，和高岡上姐姐的孤墳。母親上了棲雲閣，望見桃花潭後姐姐的墳墓，一定要想到漂泊異鄉的女兒。

這時月兒是照了我，照了母親，照着一切異地而懷念的人。

小玲

「又是今宵，孤檠伴，病嫌裘重，睡也無聊。韶華幾度魂消，儘腸斷紫籟，春淺愁深，夜長夢短，人近情遙。」

今天蘇由圖書館回來時，我剛睡着；醒來時枕畔放着一張紅箋，上邊抄着這首詞，我知道是慧寫的，但她還笑着不承認，硬說是夢婆婆送給我的。她大真爛漫得有趣極了，一見我不喜歡，她總要說幾句滑稽話逗我笑，在這古荒的廟裏，想不到得着這樣的佳鄰。

放心吧，愛的小玲！我已經好了；我決志做母親的女兒，不管將來如何苦痛不幸，我總揆延着在地球上陪母親。因我病已漸好，所以直

溪在上星期就回學校了，現在依然剩了我一個人。昨夜睡覺的時候，我揭起碧紗窗幃，望了望那閃爍的繁星，遼闊的天宇；靜悄悄的院裏，樹影臥在地下，明月掛在天上，一盞半明半暗的燈光，照着壓了重病，載了深愁的我；窗外一陣陣風大起來，捲了塵土，撲在窗紙上沙沙作響。這時隔屋的鼓大概已進了夢鄉，只有我蜷伏在床上，撫着抖顫欲碎的心，低喚着數千里外的母親。這便是生命的象徵，洶湧怒濤的海裏，撐着這葉似的船兒和狂飈搏；誰知道那一層浪花淹沒我？誰知道那一陣狂飈捲埋我？

朦朧中我夢見吟梅，穿着淺藍的衣服，頭上罩着一塊白的羽紗，她的臉色很好看，不是病時那樣憔悴；她不說什麼話只默默望了我微笑！我這時並莫有想到她已經死了，我走上去握住她的手要想說話，但喉嚨

裏壓着聲浪，一點音也發不出來；我正焦急的時候，她說了句：「波微！我回去了，再見吧！」轉瞬間黑漆一片渺茫的道路，她活潑的情影，不知向何處去了？醒來時枕上很溼，我點起洋燭一看，原來斑斑駁駁不知何時掉下的眼淚？這時，窗上月色很模糊，風也小了；樹影映在窗幃上，被風搖蕩着，像一個魂索的頭在那裏瞭望；靜沉沉不聽見什麼聲息，枕畔手錶仍錚錚地很協和的擺動！

覺着眼裏很模糊，忽然一陣風沙，吹着窗簾瑟瑟地響；似乎有人在窗下走着！不由得我打了幾個寒噤，雖然不恐怖，但也毫無勇氣坐着，遂播滅了燈仍舊睡下。心潮像怒馬一樣的奔馳，過去的痕跡，像電影一樣，一幕一幕迅速地揭着；我這時懷疑人生，懷疑生命，不知人生是夢？夢是人生？

「吟梅呵！我要問萬能的上帝，你現在向何處去了？桃花潭畔的雙影，何時映上碧波？陽春樓頭的玉簫，何時吹入雲霄？你無語默默，悄悄披着羽紗走了，是仙境，是海濱，在這人間何處找你纖細的玉影？」
「噢！小玲！我這次病的近因，就是爲了吟梅的死；我難受極了！」

記得我未病以前，父親來信說：

「我聽見一個朋友說吟梅病得很重，星期那天我去她家看，她已經不能說話了，看見我時，只對我呆呆地望着，瘦得像骷髏一樣，深陷的眼眶裏似乎還有幾滴未盡的淚；我看，過不了兩三天吧？」

真的，莫有過三天，她姐姐道容來信說她四月十九的早晨死了！這封信我抄給你一看：

「波微：吟梅在一個花香鳥語的清晨，她由命運的鐵線下逃過了；

我不知你對她是悲慶，還是哀悼？在我們家裏起了無限的變態，父親和母親鎮日家哭泣，在夢寐中，飲食時，都默默地籠罩着一層悲愁的灰幕。我一方面要解慰父母的愁懷，同時我又感到手足的摧殘；現在我宛如失羣的孤雁在天邊徘徊，這虛寂渺茫的地球上，永找不着失去的雁侶。

這消息母親囑我不要告訴你，不過我覺妹妹死時的情形，她的一腔心情，是極纏綿依戀的，我怎忍不告訴你？

四月十九日的早晨五點鐘，她的面色特別光彩，一年消失的紅霞，也驀然間飛上她的雙頰；她讓我在牆上把你的玉照取下來，她凝眸地望着紙上的你，起頭她還微笑着，後來面目漸漸變了，她不斷地一聲聲喊着你的名字；這房裏只有母親和我，還有表哥。——

她死時父親不在這裏，父親在姨太太那裏打牌。——這種情形，真令人心酸淚落不忍聽！後來母親將你的像片拿去，但她的呼聲仍是不斷；甚至她自己叫自己的名字，自己答應着；我問她誰叫你呢？她說是波微！數千里外的你，不能安慰她，與謀一面，至死她還低低叫着，手裏拿着你的像片！唉！真是生離易，死別難。

這次慘劇，現在已經結束了，這時正是她前三天咽氣的時候，我伏在她的靈幃前，寫這封信給你；波微！誰能信天真活潑如吟梅，她只活了十八歲就死了呢？幸而你早參透人生，願你珍重，不要爲她太傷感。

死者已矣，只盼你仍繼續着吟梅生時的情誼，不要從此就和她一樣埋葬了這十幾年的友誼！母親很盼望你暑假回來，來這裏多盤

相淺大，或者父親母親看到你時能安想些。……」

小玲！真沒想到像我這樣漂泊的人，能得到一個少女的真心；我覺着我真對不住她。莫有回去看她一次。自從接了這信，我病到現在。前幾天我想了幾句話弔她，現在寫給你看看：

因為這是夢，

纔輕渺渺莫些兒蹤跡；

飄飄的白雲，

我疑惑是你的衣襟？

輝輝的小屋，

我疑惑是你的雙睛？

黑暗籠罩了你的皎容，
苦痛燃燒着你的朱唇，

十八年驚醒了這虛幻的夢，
纔知道你來也空空，

去也空空！

死神用花籃盛了你的悲痛，

用輕紗裹了你的腐骨；

一束鮮花，

一杯清淚，

我望着故鄉默祝你！

纔知道你生也聰明，

死也聰明。

她的病純粹是黑暗的家庭，萬惡的社會造成的；這是我們痛恨的事，有多少壓死在制度環境下的青年！她病有一年之久，但始終我不希望她好，我只默禱着上帝，祝告着死神，早早解脫了她羈縻的痛苦，和那堅固的鐵鍊；使她可以振着自由的翅兒，向雲煙中嘯傲。

雖然我終不免於要回憶那煙一般輕渺的過去。

因為我們莫有勇氣毅力，做一個社會上摒棄的罪人，所以委曲求全，壓伏着萬丈的火焰，在這機械般最冷酷的人生之軌上蠕動。這是多麼可憐呢？自己摧殘了青春的花，自己熄滅了生命火光！我真不敢想到！小玲！人生的道上遠的很呢，崎嶇危險你自己去領路吧！

這時夜靜了，隔壁有月琴聲斷斷續續地送來，我想閉着眼休息休息，聽聽這沙漠中的哀歌。

素心

我從來不曾一個人走過遠路，但是在幾月前我就想嘗試一下這蹣跚獨行的滋味；黑暗中消失了你們，開始這旅途後，我已經有點害怕了！我搏躍不寧的心，常問我『爲什麼硬要孤身回去呢？』因之，我蜷伏在車箱裏，眼睛都不敢睜，睜開時似乎有許多恐怖的目光注視着我，不知他們是否想攔住我？是否想加害我？有時爲避免他們的注視，我抬頭向窗外望望，更冷森地可怕，平原裏一堆一堆的黑影，明知道是曠場荒塚，但是我總怕是埋伏着的劫車賊呢。這時候我真後悔，爲甚要孤零零一個女子，在黑夜裏同陌生的旅客們，走向不可知的地方去呢？因爲我

想着前途或者不是故鄉不是母親的樂園？

天亮時忽然上來一個老婆婆，我讓點座位給她，她似乎嘴裏喃喃了幾聲，我未辨清是什麼話；你是知道我的，我不高興和生人談話，所以我們只默默地坐着。

我一點都不恐怖了，連他們驚訝的目光，都變成溫和的注視，我纔明白他們是絕無攔住加害於我的意思；所以注視我的，自然因為我是女子，是旅途獨行無侶的女子。但是我為什麼要這樣呢？因為我身傍有了護衛——不認識的老婆婆；她知道她也是獨行的婦女，在她心裏，在別人眼裏，不見得是負了護衛我的使命，不過我確是有了勇氣而且放心了。

靠着窗子睡了三點鐘，醒來時老婆婆早不在了；我身傍又換了一個

小姑娘，手裏提着一個籃子，似乎很沉重，但是她不知道把它放在車板上。後來我忍不住說了：『小姑娘！你提着不重嗎？爲什麼不放在車板上？』可笑她被我提醒後，她紅着臉把它擱在我的腳底。

七月二號的正午，我換了正太車，踏入了我喝壞着的故鄉界域，車頭像一條蜿蜒的遊龍，有時飛騰在崇峻的高峯，有時潛伏在深邃的山洞。由晶瑩小圓石堆集成的懸崖裏，靜聽着水澗碎玉般的音樂；你知道嗎？娘子關的裂帛潑珠，真有『蒼崖中裂銀河飛，空裏萬斛傾珠璣』的美觀。

火車箭似的穿過夾道的綠林，牧童村女，都微笑點頭，似乎望着繚繞來去的白烟歡呼着說：『歸來呵！漂泊的朋友！』想不到往返十幾次的軌道傍，這次纔感到故鄉的可愛和布置雄壯的河山。舊日禿禿的太行

山，而今都被上柔絲；細雨裏行雲過岫，宛似少女頭上的小鬢，因為落雨多，瀑布是更壯觀而清脆，經過時我不禁想到 Undine。

下午三點鐘，我站在桃花潭前的家門口了。一隻我最愛的小狗，在門口臥着，看見我陌生的歸客，牠擺動着尾巴，擰直了耳朵，向我汪汪地狂叫。那時我家的老園丁，挑着一担水回來，看見我時他放下水担，顛巍巍向我深深地打了一躬，喊了聲：「小姐回來了！」

我急忙走進了大門，一直向後院去，喊着母親：這時候我高興之中夾着酸楚，看見母親時，雙膝跪在她面前，撲到她懷裏，低了頭抱着她的腿哭了！

母親老了，我數不清她鬢上的銀絲又添幾許？現在我確是一枝陽光下的薔薇，在這溫柔的母懷裏又醉又懶。素心！你不要傷心你的漂

泊，當我說到見了母親的時候，你相信這刹那的快慰，已經是不可捉摸而消失的夢；有了團聚又襯出漂泊的可憐，但想到終不免要漂泊的時候，這團聚暫時的歡樂，豈不更增將來的悵惘？因之，我在笑語中低歎，沉默裏飲泣。爲什麼呢？我怕將來的離別，我怕將來的漂泊。

只有母親，她能知道我不敢告訴她的事！一天我早晨梳頭，掉了好些頭髮，母親忽然想起什麼似的，問我這樣一句說：『你在外邊莫有生病嗎？爲什麼你臉色黃瘦而且又掉頭髮呢？』素心！母親是照見我的肺癆了，我不敢回答她，裝着叫嫂嫂梳頭，跑在她房裏去流淚。

這幾天一到正午就下雨，魚缸裏的蓮花特別鮮艷，碧綠的荷葉上，銀珠一粒粒的亂滾；小姪女說那是些『大珠小珠落玉盤』。家庭自有家庭的樂趣，每到下午六七點鐘，燦爛的夕陽，美麗的晚霞，掛照在罩着

烟雲的山峯時，我陪着父親上樓瞭望這起伏高低的山城，在一片清翠的樹林裏掩映着天寧寺的雙塔，陽春樓上的鐘聲，斷斷續續布滿了全城；可惜我不是詩人，不是畫家，在這處處都是自然，處處都寓天機的環境裏，我慚愧了！

*

*

*

*

你問到我天辛的消息時，我心裏似乎埋伏着將來不可深測的隱痛，這是一個惡運，常覺着我宛如一個狎寵的鬼靈，掏了一個人的心，偷偷地走了。素心！我那裏能有勇氣再說我們可憐的遭逢呵！十二日那晚上我接到天辛由上海寄我的信，長極了，整整的寫了二十張白紙，他是雙掛號寄來的。這封信裏說他回了家的勝利，和已經粉碎了他的桎梏的好消息；他自然很欣慰地告訴我，但是我看到時，覺着他可憐得更利害，

從此後他真的孤身隻影流落天涯，連這個禮教上應該敬愛的人都莫有了。他終久是空虛，他終久是失望，那富麗如春花的夢，只是心上的刺那；素心！我眼睜睜看着他要朦朧中走入死湖，我怎不傷心？爲了我忠誠的朋友，但是我絕無法挽救，在燦爛的繁星中，只有一顆星是他的生命，但是這顆星確是永久照耀着這沉寂的死湖。因此我朝夕統思，雖在這溫暖的母懷裏有時感到世界的凄冷。自接了他這封長信後，更覺着這個惡運是絕不能倖免的；而深重的隱恨壓伏在我心上。一天比一天悲慘！但是素心呵！我絕無勇氣揭破這輕翳的幕，使他知道他尋覓的世界是這樣凄慘，淡粉的翼紗下，籠罩的不是美麗的薔薇，確是一個早已腐枯了的少女屍骸！

有一夜母親他們都睡了，我悄悄踱到前院的葡萄架下，那時天空遼

闊清淨像無波的海面，一輪明月晶瑩地照着；我在這幸福的園裏，幻想着一切未來的惡夢。後來我伏在一顆楊柳樹上，覺着花影動了，輕輕地有腳步聲走來，嚇了我一跳。細看原來是嫂嫂，他伏着我的肩說：「妹妹你不睡，在這裏幹嗎？近來我覺着你似乎在沉思，你到底爲了什麼呢？親愛的妹妹！你告訴我？」禁不住悲哀，像水龍一樣噴發出來，索性抱着她哭起來；那夜我們莫有睡，兩個人默默坐到天明。

家裏的幸福有時也真有趣！告訴你一個笑話：家中有一個相使的女僕，她五十多歲了！每當我們沉默或笑談時，她總穿插其間，因之，嫂嫂送她綽號叫劉老老，昨天晚上母親送她一件紫色芙蓉紗的褂子，是二十年前的古董貨了。她馬上穿上在院子裏手舞足蹈的跳起來。我們都笑了，小姪女岷林，她抱住了我笑得流出淚來，母親在房裏也被我們笑

出來了，後來父親回來，她蹣跚到房裏，但是父親也禁不住笑了！在這
樣濃厚的欣慰中，有時我是可以忘掉一切的煩悶。

大概八月十號以前可以回京，我見你們時，我又要離開母親了，素
心！在這醞醉中的我，真不敢想到今天以後的事情！母親今天去了外祖
母家，清寂寞我寫這封長信給你，並祝福你！

原书空白页

給盧隱

『望海潮汐致梅姊』和寄『燕北諸故人』我都讀過了，讀過後感覺到你就是我自己，多少難以描畫筆述的心境你都替我說了，我不能再說什麼了。一個人感到別人是自己的時候，這是多麼不易得的而值得欣慰的事，然而，盧隱，我已經得到了。假使我們的世界能這樣常此空寂，冷寂中我們又這樣彼此透澈的看見了自己，人世雖冷酷無情，我只願戀這一點靈海深處的認識，不再希冀追求什麼了。

在你這幾封信中，我才得到了人間所謂的同情，這同情是極其聖潔純真，並不是有所希冀有所獵獲才施與的同情。廿餘年來在人間受盡了

驗零，忍痛含淚扎掙着，雖弄得遍體鱗傷，鮮血淋漓，仍緊咬着牙齒作
 勉強的微笑！我希望在顛沛流離中求一星星同情和安慰以鼓舞我在這人
 世界戰鬥的勇氣；然而得到的只是些冷諷熱笑，每次都跌落在人心的冷
 森陰險中而飲泣！此後我禁受不住這無情的箭鏃，才想逃避遠離開這冷
 酷的世界和人類；因之我脫離了學校生活，踏入了世界的黑洞後，我往
 昔天真爛漫的童心，都改換成冷枯孤傲的性情。一年一年送去可愛的青
 春，一步一步陷落在滿是荊棘的深洞，嘲笑諷諷包圍了我，同情安慰遠
 離着我，我才詛咒世界，厭惡人類，怨我的希望欺騙了自己。想不到遙
 遠的海濱，擾攘的人羣中，你寄來這深厚的安慰和同情，我是如何的欣
 喜呵！驚訝地揭起了心幕收容她，收容她在我心的深處；我怕她也許不
 久會消失或者飛去！這並不是我神經過敏，朋友！我也曾幾度發現過這

樣的同情，結果不是贖罪便是雪杯，不久便認識了真偽而消滅。這種同情便是我上邊所說有所希冀獵獲而施與的，自然我不能與人以希冀獵獲時，同情妄想也是終于要遺棄我的。朋友！寫到這裏我不能再寫下去了，你百戰的勇士，也許曾經有過這樣的創傷！

自從得到了你充滿熱誠和同情的信後，我每每在靜寂的冷月寒林下徘徊，雖然我只看見枯乾的枝柯，但是也能看見她含苞的嫩芽，和春來時碧意迷漫的天地。我知所懺悔了，朋友！以後我不再因自己的失意而詛咒世界的得意，因為自己未曾得到而怨恨人間未曾有了；如今漠漠乾枯的寒林，安知不是將來如雲如蓋的綠陰呢！人生是時時在追求扎掙中，雖明知是幻象虛影，然終於不能不前去追求，明知是深淵懸崖，然終于不能不勉強扎掙；你我是這樣，許多衆生也是這樣，然而誰也不能

逃此網羅以自救拔。大概也是因此罷！才有許多偉大反抗的志士英雄，在展轉顛沛中，演出些驚人心魂的悲劇，在一套陳古的歷史上，滴着鮮明的血痕和淚迹。朋友！追求扎挣着向前去罷！我們生命之痕用我們的血淚畫寫在歷史之一頁上，我們弱小的靈魂，所滴瀝下的血淚何嘗不能驚人魂魄，這驚人魂魄的血淚之痕又何嘗不能得到人類偉大的同情。命運是我們手中的泥，一切生命的鑄塑也如手中的泥，朋友！我們怎樣把我們自己鑄塑呢？只在乎我們自己。

說得太樂觀了，你要笑我罷？怕我們才是命運手中的泥呢！我也覺這許多年中只是命運鑄塑了我，我何嘗敢鑄塑命運。真是夢囈，你也要讓我是放蕩不羈的天馬了。其實我真願做個奔逸如狂颯似的駿馬，把我的生命都載在小小鞍上，去踐踏翻這世界的地軸，去飛揚起這宇宙的

塵沙，使整個世界在我的足下動搖，整個宇宙在我鐵蹄下毀滅！然而朋友！我終于是不能真的做大馬，大概也是因為我終於不是天馬，每當我東裝備鞍，馳驅赴敵時，總有人間的牽繫束縛我，令我毀裝長歎！至今依然蜷伏槽下咀嚼這食厭了的草芥，依然鎮天迴旋在這死城而不能走出一步；不知是環境制止我，還是自己的不長進，我終于是四年如一日的過去。朋友！你也許為我的抑鬱而太息，我不僅不能做一件痛快點，不管毀滅不管建設的事業，怕連個直捷了當極迅速極痛快的死也不能，唉！誰使我這樣抑鬱而生抑鬱而死呢！是社會，還是我自己？我不能解答，怕你也不能解答罷！因之，我有許多事要告訴你，結果却只是默無一語，『多少事欲說還休，』所以我望着『征鴻過盡，萬千心事難寄！』我默無一語的，總是背着行囊，整天整夜的向前走，也不知何處是

我的歸處？是我走到的地方？只是每天從口升直到日落，走着，走着，無論怎樣風雨疾病，艱險困難，未曾停息過；自然，也不允許我停息，假使我未走到我要去地方，那永遠停息之處。我每天每夜足跡踏過的地方，雖然都讓塵沙掩埋，或者被別人的足蹤踏亂已找不到痕跡，然而心中恍惚的追憶是和生命永存的，而我的生命之痕便是這些足迹。朋友！誰也是這樣，想不到我們來到世界只是爲了踏幾個足印，我們留給世界的也是幾個模糊零碎不可辨的足印。

我們如今是走着走着，同時還留心足底下踐踏下的痕迹，欣慰因此，悲愁因此；假使我們如庸愚人們的走路，一直走去，遇見歧路不務徑，逢見艱險不驚悸，過去了不回顧，踏下去不踟躕；那我們一樣，是渾渾噩噩從生到死，絕沒有像我們這樣容易動感，踐了一隻螞蟻。

淚的。朋友？太脆弱了，太聰明了，太顧忌了，太徘徊了。才使我今日，這也欣慰也悲悽的今日。

塵際！我滿貯着一腔有情的熱血，我是願意把冷酷無情的世界，浸在我熱血中；知道終於無力時，才抱着這悵痛之心歸來，經過幾次後，不僅不能溫暖了世界，連自己都冷疑了。我今年日記裏有這樣一段記述：

我只是在空寂中生活着，我一腔熱血，四周環以泥濘的冰塊，使我的心感到悽寒，感到無情。我的心哀哀地哭了！我爲了寒冷之氣候也病了。

這幾天離開了紛擾的環境，獨自睡在這靜寂的斗室中，默望着窗外的積雪，忽然想到人生的究竟，我真不能解答，除了死。火爐

中熊熊發光的火花，我看着它燒成一堆灰燼，它曾給與我的溫熱是和灰燼一樣逝去；朝陽照上窗紗，我看着西沉到夜幕下，它曾給與我的光明是和落日一樣逝去。人們呢，勞動着，奔忙着，從起來一直睡下，由夢中醒來又入了夢中。由少年到老年，由生到死……人生的究竟不知是什麼？我病了，病中覺的什麼都令人起了懷疑。

青年人的養料惟一是愛，然而我第一便懷疑愛，我更諷笑人們口頭筆尖那些誘人昏醉的麻醉。我都見過了，甜蜜，失戀，海誓山盟，生死同命；懷疑的結果，我覺得這一套都是騙，自然不僅騙別人連自己的靈魂也在內。宇宙一大騙局。或者也許是爲了騙罷，人間才有時的幸福和剎那的欣歡，而不是永久悲苦和悲慘！

我的心應該信仰什麼呢？宇宙沒有一件永久不變的東西。

好求之於空寂，因為空寂是永久不變的，永久可以在幻望中安慰你自己的。

我是在空寂中生活着，我的心付給了空寂、虛隱！怔視在悲風慘日的新墳之傍，含淚仰視着碧澄的天空，即人人有此境，而人人未必有此心；然而朋友呵！我不是爲了倚墳而空寂，我是爲了空寂而倚墳；知此，即我心自可喻於不言中。我更相信只有空寂能給與我安慰和同情，和人生戰鬥的勇氣！黃昏時候，新月初升，我常向殘陽落處而揮淚！「望斷斜陽人不見，滿袖啼紅，」這時悽愴悲緒，怕天涯只有君知！

北京落了三尺深的大雪，我喜歡極了，不論日晚地在雪裏跑，雪裏玩，連靈魂都滌洗得像雪一樣清冷潔白了。朋友！假使你要在北京，不知將怎樣的欣慰呢！當一座灰城化成了白玉宮殿水晶樓台的時候，一切

都遮掩淋漓盡了的時侯。到如今雪尚未消，真是冰天雪地，北地苦寒；尖利的朔風激骨刺心一般吹到臉上時，我咽着淚在扎掙抖戰。這幾夜月色和雪光輝映着，美麗淒涼中我似乎可以得不少的安慰，似乎可以聽見你的心音的哀唱。

間接的聽人說你快來京了。我有點愁呢，不知去車站接你好呢，還是躲起來不見你好，我真的聽見你來了，我反而怕見你，怕見了你我那不堪描畫的心境要向你面前粉碎！你呢，一天一天，一步一步走近了這灰城時，你心抖顫嗎？哀泣嗎？我不敢想下去了。好罷！我靜等着見你。

寄山中的玉薇

夜已深了，我展着書坐在窗前案傍。月兒把我的影映在牆上，那想到你在深山明月之夜，會記起漂泊在塵沙之夢中的我，遠遠由電話鈴中傳來你關懷的問訊時，我該怎樣感謝呢，對於你這一番撫慰念注的深情。

你已驚破了我的沉寂，我不能令這心海歸於死靜；而且當這種驟獲寵幸的欣喜中，也難於令我漠然冷然的不起感應；因之，我掛了電話後又想給你寫信。

你現在是在松下望月沉思着你淒涼的倦旅之夢嗎？是佇立在溪水

前，端詳那冷靜空幻的月影？也許是正站在萬峯之巔瞭望燈火整整的北京城，在許多黑影下想找我渺小的靈魂？也許你睡在床上靜聽着松濤水聲，回想着故鄉往日繁盛的家庭，和如今被冷寂淒涼包圍着的母親？

玉薇！自從那一夜你掏誠告我你的身世後，我才知道世界上有不少這樣苦痛可憐而又要扎掙奮鬥的我們。更有許多無力扎掙，無力奮鬥，屈伏在鐵蹄下受踐踏受凌辱，受人間萬般苦痛，而不敢反抗，不敢詛咒的母親。

我們終於無力不能拯救母親脫離痛苦，也無力超越自己免於痛苦，然而我們不能不去扎掙奮鬥而思願望之實現，和一種比較進步的效果之獲得。不個你我吧！在相識的朋友中，處這種環境的似乎很多。每人都繫戀着一個孤苦可憐的母親，她們慈祥溫和的微笑中，蘊藏着人間最深

最深的憂愁，她們枯老皺紋的面龐上，刻劃着人間最苦最苦的殘痕。然而她們含辛茹苦柔順忍耐的精神，絕不是我們這般淺薄頹唐，善於呻吟，善於詛咒，不能吃一點苦，不能受一點屈的女孩兒們所能有。所以我常想：我們固然應該反抗毀滅母親們所居處的那種惡劣的環境，然而却應師法母親那種忍耐堅苦的精神，不然，我們的痛苦是愈淪愈深的！

你問我現時在做什麼？你問我能不能擬想到你在山中此夜的情況？你問我在這種夜色蒼茫，月光皎潔，繁星閃爍的時候我感到什麼？最後你是希望得到我的長信，你願意在我的信中看見人生真實的眼淚。我已猜到了，玉薇！你現時心情一定很紛亂很洶湧，也許是很冷靜很淒涼！你想到了我，而且這樣的關懷我，我知道你是想在空寂的深山外，得點

人間同情的安慰和消息呢！

這時窗角上有一彎明月，幾點疏星，人們都轉側在疲倦的夢中去了；只有你醒着，也只有我醒着，雖然你在空寂的深山，我在繁華的城市。這一刹那我並不覺寂寞，雖然我們距離是這樣遠。

我的心情矛盾極了。有時平靜得像古佛傍打坐的老僧，有時奔騰湧動如馳聘沙場的戰馬，有時是一道流泉，有時是一池冰湖；所以我有時雖然在深山也會感到一種類似城市的霧霾，在城市又會如在深山一般寂寞呢！我總覺人間物質的環境，同我幻想精神的世界，是兩道深固的對壁。

爲了你如今在山裏，令我想起西山的夜景。

去年暑假我在臥佛寺住了三天，真是浪漫的生活，不論日夜的在碧

巒翠峯之中，看明月若繁星，聽松濤，聽泉聲，鎮日夜沉醉在自然母親的搖籃裏。

同我去的是梅際揆哥，住在那裏招待我的是幾個最好的朋友，其中一個是和我命運彷彿，似乎也被一種幻想牽繫而感到失望的惆悵，但又要隱藏這種惆悵在心底去咀嚼失戀的雲笈。

第一夜我和他去玉皇頂，我們睡在柔嫩的草地上等待月亮。遠遠黑壓壓一片松林，我們足底山峯下便是一道清泉，因為岩石的衝擊，所以泉水激蕩出碎玉般的聲音。那真是令人忘憂沉醉的調子。我和他靜靜地等候着月亮，不說一句話，心裏都在想着各人的舊夢，其初我們的淚都避諱不讓它流下來。過一會半彎的明月，嫋嫋地由淡青的暮中出來，照的一切都現着冷淡淒涼。夜深了，風濤聲，流水聲，回應在山谷裏發出

巨大的聲音；這時候我和雲弟都忍不住了。伏在草裏偷偷地咽着淚！我們是被幸福快樂的世界摒棄了的青年，當人們在濃夢中沉睡時候，我們是被拋棄到一個山峯的草地上痛哭！誰知道呢？除了天上的明月和星星。澗下的泉聲，和山谷中捲來的風聲。

一個黑影搖晃的來了，我們以為是驚動了山靈，嚇的伏在草裏不敢再哭。走近了，喊着我的名字才知道是揆哥，他笑着說：『讓我把山都找遍了，我以為狠啣了你們去。』

他真像個大人，一隻手牽了一個下山來，雲弟問了百姓村，我和揆哥回到龍王廟，梅隱見我這樣，她嘆了口氣說：『讓你出來玩，你也要傷心！』那夜我未曾睡，想了許多許多的往事。

第二夜在香山頂上『看日出』的亭上看月亮，因為有許多人，心情

調劑的不能哭了，只覺着熱血中有些兒涼意。上了夾道綠蔭的長坡，夜中看去除了斑駁的樹影外，從樹葉中透露下一絲一絲的銀光；左右顧盼時，又感到蒼黑的深林裏，有極深極靜的神祕隱藏着。我走的最慢，留在後面看他們向前走的姿勢，像追逐捕獲什麼似的，我笑了！雲弟回過頭來問我：『你爲什麼笑呢？又走這樣慢。』『我沒有什麼追求，所以走慢點。』我有意逗他的這樣說。

我們走到了亭前，晚風由四面山谷中吹來，舒暢極了！不僅把我的炎熱吹去，連我心底的憂愁，也似乎都變成蝴蝶飛向遠處去了。可以看見燈光閃爍的北京，可以看見碧雲寺尖塔上中山靈前的紅旗，更不能不見你現在棲息的靜宜園。

第三夜我去碧雲寺看一個病的朋友。我在寺院中月光下看見了那顆

柿樹，葉子尚未全紅，我在這裏徘徊了許久，想無知的柿樹不知我留戀憑弔什麼吧？這顆樹在不同的時間裏，不同的人心中，結下相同的因緣。留下一樣的足痕和手澤。這真不能不令我贊嘆命運安排得奇巧了。

有這三天三夜的浪遊，我一想到西山便覺着可愛戀。玉薇！你呢？也許你雖然住在山中，不能像我這樣盡興的遊玩吧？山中古廟鐘音，松林殘月，澗石泉聲，處處都令人神思飛越而超脫，輕飄飄靈魂感到了自由；不像城市生活處處是虛偽，處處是桎梏，靈魂踞伏於黑暗的囚獄不能解脫。

夜已深了，我神思倦極，擱筆了罷！我要求有一個如意的夢。

婧君

四年前我在學校時，你的影子已深深入了我的心衣。我愛你嫻嫻靜靜的姿態，我愛你溫柔多情的性格。記得一個遊藝會中，請你去彈古琴，那時你曾在嘈雜的人聲裏，彈出高山流水的清音。你穿着一件黑絨的夾衣，襟頭繡着小小的一朵白玫瑰，素雅高潔中，令滿座的來賓都靜悄悄征服在你的玉腕下，淒淒切切的哀音，許多人都聽的泫然淚落！那時我心裏覺到你將來不啻是悲劇的人物，而且你的冷淡高潔的靈魂中似乎已潛伏下悲哀的種子。

你畢業後，我有一次在圖書展覽會看到你的作品，淡雅宜人，更令

我敬慕你的藝術天才；我想你假如不是你那富貴安樂的環境羈繫你，將來的成就，自然不是我所敢限量。遇合有緣，四年後我又能和你在一校，相聚教讀，而且我們成了很熟的朋友，在這淡淡的友誼中，我更認識了你的個性，你是一個富有東方柔弱性的女孩兒。所以你多情多藝多愁多病，鎮天都是詩卷彩筆藥爐明鏡伴着你寂寞的深閨。

三月來我窺見你心深處的憂愁，然而我不願冒昧的問訊你，我只隱隱約約的安慰你，勸解你；想不到今天的茜紗窗下聽你告我你中心的鬱結，令我一旦明白了你憂愁的對象。可憐你陷於苦惱困於矛盾中的心情，又橫被舊禮教舊道德的利箭穿鑿粉碎！令你展轉在舊制度下呻吟哀泣，而不能求得心情之寄棲。聽完時我哭了。怕你病中增加衰毀，所以我偷偷咽下去，煥上笑靨來安慰你。

嬭君！我哭你同時也是哭我自己，我傷感你同時也是傷感我自己。世界上惟有同在一種苦痛下的呻吟能應和，同在一種煩悶下的心情能相憐，因之，我今天聽了你那披肝瀝胆的心腹之談，真令我慘然然，不知涕零之何從？

我如今已是情場逃囚，經歷多少苦痛才超拔得出的沉溺者，想當年，我也是像你一樣驕傲着自己的青春和愛情，而不願輕易施與和拋擲的。那料到愛情偏是盲目的小兒，我們又是在這種新舊嬖替時代，可憐我們便作了制度下的犧牲者。心上插着利劍，劍頭上一面是情，一面是理，一直任它深刺在心底鮮血流到身邊時，我們展轉哀泣在血泊中而不能逃逸。嬭君！我六載京華，夢醒後只添了無限惆悵！徒令死者抱恨，生者含悲，一縷天真純潔的愛絲，糾結成一團不可紛解的愁雲；在這陰

暗慘淡的愁雲下，青春和愛情逝去了永無蹤影。幸如今我已艱險備嘗，人世經歷既多，情感亦戕殘無餘，覺往事雖屬恨憾，然宇宙為缺陷的宇宙，我又何力能補填此茫茫無涯之缺陷？

不過我總希望一切制度環境能由我們的力量改換，人生的興趣，只為了滿足希望和慾求而努力，所以我有時候是不贊成你這種不勇鬥的態度，而退讓給你的敵人來襲擊你至於死的。一方面我怨恨自己不幸便成了這惡勢力下的俘虜，一方面我憤慨這種痛苦，不僅害了我，還正在害着許多人，而你便是被這鐵錘擊傷的一個同病者。我是和你一樣，我的愛情是堅貞不移的，我的理智是清明獨斷的，所以發生了極端的矛盾。為了完成愛情，則理智陷於絕境，我不願作舊制度下之叛徒，為了成全理智，則愛情陷於絕境，我又不願作負義的薄倖人。這樣矛盾未解決

前，我已鑄成了不可追悔的大錯，令愛我的K君陷於死境，以解決此不能解決之糾結。

然而這並不是我們所希望，幸福的愛情之果。

今天你告我你只有死，爲了他已結過婚，你不能不顧忌一切去另闢你們的園地；同時你很愛他，不完成你的愛時你又不能棄置他去另求寄棲。我不知該怎麼幫助你解決此難題，我不知該怎樣鼓勵你去完成你的美滿人生？我想你還是在生之途去奮鬥，不要去死之途求躲避。只要你信任你們中間的愛情，只要你願意完成你們的愛情，那麼，你儘可不顧一切，不管家族親朋社會上給與你多少的鄙視和非難，去創造你光明的幸福的前途，實現你美滿的人生去吧！婧君！在你未死前我願你奮鬥而去創造新生命，並摒棄你一切的病痛；不要令自己悒鬱而終，抱恨于

古。一樣是博不得舊社會的同情，你又何必令舊禮教笑你這不勇的叛徒呢！我願你求生作一個反抗一切的新女子，我不願你求死作一個屈伏名教中之罪人。時乎，時乎不再來，剎那間稍縱即逝的青春和愛情，你要用你的力量捉住她，繫住她，不要讓她悄悄地過去了，徒自追悔。

從前我是信仰命運天定說的，現在我覺那都是懶惰懦弱人口中的護符，相信我們的力，我們的力是能一日夜換過一個宇宙的。我們的力是能毀滅一切，而重新鑄建的；我們的力是能挽死回生的。嬌君！你相信你的力，相信你的力量之偉大！

結婚以愛情為主，道德不道德，亦視愛情之純潔與否？至於一切舊制度之名分自然不值識者一笑！我們爲了愛情而生，爲了生命求美滿而生，我們自然不是迎合舊社會舊制度而生，果然，又何貴要有革命！

假如這都是我懺悔的話時，你一定不驚奇我的大膽了。自從你得病以來，我已知你源於多愁，然而素昧生平的我，終於不願向你探詢，只暗暗禱祝你有一天病魔去了，圍着你的陰霾也逃了。那天你問到我煩悶的前塵，如煙霧般已經消散了的往事，更令我對你有了同感，而深知自己前塵之錯誤，願警告你萬勿再以生命作最後之拋擲，而遺憾終生。

我眞怕你那深陷的眼裏，湧出的淚泉，我眞怕你黃瘦憔悴的雙頰，滿載了愁煩的雙眉。當你告我你的姊姊由天津寫長信責你時，我感到了骨肉之無情，和你自己遭際之不幸。假如沒有當初姊姊一番熱心的介紹，你何幾能造此一段孽緣呢？也許她現在想排解你們中間的憂愁，解鈴還是繫鈴人，她想離開你們抹去以前舊痕的。靖若！你若我已盡知。但我仍請你寬懷自解！留得此身在可作永久之帶門，萬勿意冷心灰而祈

求速死以自戕！

今天我歸來心情異常惡劣，逼於你的病軀危殆，我又不能不書此一慰，並求另有所努力。然而這些矛盾話也許要笑我自圓其說吧！

最後我祝你去歡迎你的新生命，進行免除痛苦的工作，我這裏備好滿滿的一杯酒預祝你的勝利！

這封信是婧君病中我寫給她的，記得是十五年六月十一日。暑假前我臨歸山城時，得到了她病重的消息，因她已遷入德國醫院我不願去看她。暑假後我回京知她已遷居，有一天下午我去看她，她家中因她病重拒絕我，未曾令我見着她。但是那夜我接到W君的電話，是她知我去看她，怕我因未見她而悵惘，特令W君來電告我她的病況而慰安我的。

中秋前二日，深夜中她的好友A君來找我，得到了她已脫離塵世的煩惱撒手而去了！我心中感到了莫名的悽愴，雖然她的死已在我意中。

她死時很清醒，令她的家人打電話把W君請來，臨終她雖然默無一語，但她心中正不知糾結着多少離愁和別恨呢！死後的那一夜，W君伴着她的屍體坐了一夜，W君有靈也許她感到滿足，她死在她愛人的面前；而暴露這一付骸骨給舊社會，這是她最後的戰路！

再見她時已是一棺橫陳，她家人正在舉哀痛哭！靈前掛着許多輓聯，似乎都是替揭她的，哀悼她的，惋惜她的。然而這些人也正是她生前挪揄她的，嘲笑她的，毀謗她的！

原书空白页

寄海濱故人

(一)

這時候我的心流沸騰的像紅爐裏的紅焰，一支一支怒射着，我彷彿要燒燬了這宇宙似的；推門站在寒風裏吹了一會，抬頭看見冷月畔的孤星，我忽然想到給你寫這封信。

露沙！你聽見我這樣喊你時，不知你是驚奇還是抖顫！假如你在我面前，聽了我這樣喊你的聲音，你一定要撲到我懷中痛哭的。世界上愛你的母親和涵都死了，知道你同情你可憐你，看你由崎零而走到幸福，

由幸福又走到畸零的却是我。露沙！我是盼望着我們最近能見面，我握住你的手，由你飽經憂患的面容上，細認你逝去的生命和啼痕呢！

半年來，我們音信的沉寂，是我有意的隔絕，在這狂風惡浪中扎掙的你，在這痛哭哀泣中展轉的你，我是希望這時你不要想到我，我也免強要忘記你的。我願你掩着淚痕望着你這一段生命火焰，由殘餘而化為灰燼，再從憑弔悼亡這灰燼的哀思裏，埋伏另一火種，爆發你將來生命的火焰。這工作不是我能幫助你，也不是一切人所能幫助你，是要你自己，在深更閉門暗自嗚咽時去沉思，是要你自己在人情炎涼世事幻變中去覺醒，是要你自己披荆棘跋涉山川時去尋覓。如今，謝謝上帝，你已經有了新的信念，你已經有了新的生命的火焰，你已經有了新的發現；我除了爲你慶慰外，便是一種自私的欣喜，我總覺如今的你我可以和我請

手了，我們借行着去走完這生的路程，希望在沿途把我們心胸中的熱血烈火盡量的揮灑，盡量的燃燒，『焚燬世界一切不幸者的手銬足鐐，掃盡人間一切愁慘的陰霾；』假使不能如意，也願讓熱血烈火淹沉燒枯了我們自己。這才不辜負我們認識一場，和這幾年我所鼓勵你希望你的心，兩年前我寄給你信裏會這樣說過：

『你我無端邂逅，無端締交，上帝的安排，有時原覺多事；我於是常常望你在錦帷繡幕之中，較最柴米油鹽之外，要承繼着你從前的希望，努力去作未竟的事業，因之不憚煩厭，在你香夢正酣時，我常常督促你的驚醒。不過相信一個人，由青山碧水，到了崎嶇荆棘的山路，由崎嶇荆棘中又到了柳暗花明的村莊，已感到人世的疲倦，在這期內澈悟了的自然又是一種人生。』

在學校時我看見你激昂慷慨的態度，我曾和婉說你是女兒英雄，有時我逢見你和瑩坐在公園茅亭中大嚼時，我曾和婉說你是名士風流。想到扶桑餘影，當你握着利如寶劍的筆鋒，鋪着雲霞天樣的素紙，立在萬嶺峯頭，俯望着千仞飛瀑的華嚴瀾，凝視神往時，原也曾獨立蒼茫，對着眼底的河山，吹彈出雄壯的悲歌；曾幾何時，櫛風沐雨的蒼松，化作了醺醉陽光的薔薇。」

原諒我，露沙！那時我真不滿意你，所以我常要勸你不要消沉，湮滅了你文學的天才和神妙的靈思。不過，你那時不甘雌伏的雄志，已被柔情萬縷來糾結，我也常歎息你實有不得已的苦衷。浦的噩耗傳來時，我自然爲了你可憐的遭遇而痛心，對你此後畸零漂泊的身世更同情，想你經此重創一定能造成一個不可限量的女作家，只要你自己肯努力；但是這

僅僅是遠方故人對你在心頭未灰的一星火燼，奢望你能由悲痛頹喪中自拔超脫，以你自己所受的創痛，所體驗的人生，替多少有苦說不出來的朋友們洩洩怨恨，也是我們自己藉此懺悔藉此寄託的一件善事。萬想不到露沙，你已經馳驅赴敵，荷鎗實彈地立在陣前了。我真喜歡，你說：

『朋友！我現在已另找到途徑了，我要收納宇宙間所有的悲哀之淚泉，使注入我的靈海，方能興風作浪；並且以我靈海中深淵不盡的百流填滿這宇宙無底的缺陷。吾友！我所望的太奢嗎？但是我絕不以此灰心，只要我能作的時候，總要這樣作，就是我的軀殼成灰，倘我的一靈不泯，必不停止的繼續我的工作。』

我不知你現在心情到底怎樣？不過，我相信你心是冷寂寧靜的，況且上帝又特賜你那樣幽雅遼闊的境地，正宜於一個飽經征戰的勇士，退

休隱息。你仔細去追憶那似真似夢的人生吧，你沉思也好，你低泣也好，你對着睡了的蒼兒微笑也好，我想這樣美妙的缺陷，未嘗不是宇宙間一種藝術。露沙！原諒我這話說得過分的殘忍冷酷罷！

暑假前我和蔣因文菊常常念着你，爲了減少你的悲緒，我們都盼望着你能北來；不過露沙！那時候的北京和現在一樣，是一座偉大的死城，裏邊烏烟瘴氣，呼吸緊促，一點生氣都沒有，街市上只看見些活骷髏和迷人眉目的沙塵。教育界更窮苦，更無恥，說起來都令人掩鼻。在現在我們無力建設合理的新社會新環境之前，只好退一步求暫時的維持，你既覺在滬尚好，那你不來這死城裏呼吸自然是我最慶欣的事。

這兩年來，我在北京看見不少驚心動魄的事，我才知道世界原來是罪惡之藪，帶身此中，常覺恍非人間，咽下去的眼淚和憤慨不知有多少

了，我自然不能具體的告訴你；不過你也許可以體會到罷，這人爲刀俎我爲魚肉的生活。

(一)

如今，說到我自己了。

說到我自己時，真覺羞愧，也覺悲悽；除了日浸於愁城恨海之外，我依然故我，毫無寸進可述。對家庭對社會，我都是個流浪漂泊的閑人。讀了菩薩中濤語，你已經知道了。值得令你釋念的，便是我已經由積沙岩石的漩渦中，流入了坦平的海道，我只是這樣寂然無語的從生之泉流到了死之海；我已不是先前那樣嗚咽哀號，頹喪沉淪，我如今是沉默深刻，容忍含蓄人間一切的哀痛，努力去尋求真實生命的戰士。對於

一切的過去，我仍不願拋棄，不能忘記，我仍想在波濤落處，沙痕滅處，我獨自踟躕徘徊憑弔那逝去的生命，像一個受傷的戰士，在月下醒來，望着零亂燼餘，人馬倒斃的戰場而沉思一樣。

玉薇說她常願讀到我的信，因為我信中有『人生真實的眼淚』，其實，我是一個不幸的使者，我是一個死的石像，一手執着紅觀的酒盃，一手執着銳利的寶劍，這酒盃沉醉了自己又沉醉了別人，這寶劍刺傷了自己又刺傷了別人。這雙鋒的劍永遠插在我心上，鮮血也永遠是流在我身邊的；不過，露沙！有時我臥在血泊中撫着插在心上的劍柄會微笑的，因為我似乎覺得驕傲！

露沙！讓我再說說我們過去的夢罷！

入你心海最深的大概是梅窠罷，那時是柴門半掩，茅草滿屋頂的一

間荒齋。那裏有我們不少浪漫的遺痕，狂笑，高歌，長嘯低泣，酒盃伴着詩集。想起來真不像個女孩兒家的行徑。你呢，還可加個名士文人自來放浪不羈的頭銜；我呢，本來就沒有那種豪爽的氣魄，但是我隨着你亦步亦趨的也學着喝酒吟詩。有一次秋天，我們在白屋中約好去梅窠吃菊花麵，你和晶清兩個人，吃了我四盆白菊花。她的冷香潔質都由你們的櫻唇咽到心底，我私自爲伴我一月的白菊慶欣，她能不受風霜的欺凌摧殘，而以你們溫暖的心房，作埋香殯骨之地。露沙！那時距今已有兩年餘，不知你心深處的冷香潔質是否還依然存在？

自從搬出梅窠後，我連那條胡同都未敢進去過，聽人說已不是往年殘頹淒涼的荒齋，如今是朱漆門金扣環的高樓大廈了。從前我們的遺痕豪興都被壓埋在土底，像一個古舊無人知的價屍或骨殖一樣。只有我們

在天涯一樣漂泊，一樣崎零的三個女孩兒，偶然間還可憶起那幅頹頹淒涼的舊景，而驚歎已經葬送了的幻夢之無憑。

前幾天飛雪中，我在公園社稷台上想起海濱故人中，你們有一次在月光下跳舞的記述。你想到什麼呢？我忽然想到由美國歸來，在中途臥病，沉屍在大海中的瑜，她不是也曾在海濱故人中當過一角嗎？這消息傳到北京許久了，你大概早已在一星那裏知道這件慘劇了。她是多麼聰慧伶俐可愛的女郎，然而上帝不願她在這污濁的人間久滯留，把她由蒼碧的海中接引了去。露沙！我不知你如今有沒有勇氣再讀海濱故人？真悵惘，那裏邊多些不堪回首的往事。

有時我很盼能忘記了這些繫人心魂的往事，不過找爲了生活，還不能拋棄了我每天駐息的白屋，不能拋棄，自然便有許多觸目傷心的事來

襲擊我，尤其是你那瘦肩雙聳，愁眉深鎖的印影，常常在我凝神沉思時湧現到我的眼底。自從得到涵的噩耗後，每次我在深夜醒來，便想到抱着蒼兒偷偷流淚的你，也許你的淚都流到蒼兒可愛的玫瑰小臉上。可憐她，她不知道在母親懷裏睡眠時，母親是如何的悲苦淒傷，在她柔嫩的桃額上便沾染了母親心碎的淚痕！露沙！我常常這樣想到你，也想到如今惟一能寄託你母愛的微賚。

如今，多少朋友都沉屍海底，埋骨荒丘！他們遺留在人間的不知是什麼？他們由人間帶走的也不知是什麼？只要我們尚有靈思，還能憶起梅塞舊夢；你能遠道寄來海濱的消息，安慰我道「踏石崖而參禪」的老僧，我該如何的感謝呢！

(三)

寄天涯一孤鴻我已讀過了。你是成功了，「讀後竟爲之流淚，而至於痛哭！」那天是很黯淡的陰天，我在灰塵的十字街頭逢見女師大的儀君，她告我小說月報最近期有你寄給我的一封信，我問什麼題目，她告訴我後我已知道內容了。我心海深處忽然湧起驚濤駭浪，令我整個的心身受其播動而暈絕！那時已近黃昏，雇了車在一種恍惚迷惘中到了商務印書館。一隻手我按着搏跳的心，一隻手抖顫着接過那本書，我翻見了寄天涯一孤鴻六字後，才抱着惘惘的心走出來。這時天幕上罩了黑的影，一重一重的迫近像一個黑色的巨獸；我不能在車上讀，只好把你這紙上的心情，握在我抖顫的手中溫存着。車過順治門橋樑時，我看着護

城河兩堤的枯柳，一口一口把我的悽哀咽下去。到了家在燈光下含着淚看完，我又欣慰又傷感，欣慰的是我在這冷酷的人間居然能找到這樣熱烈的同情，傷感的是我不幸我何幸也能勞你濡淚滴血的筆鋒，來替我宣洩積悶。

那一夜我是又回復到去年此日的心境。我在燈光下把你寄我的信反覆再讀，我真不知淚從何來，把你那四頁紙都染遍了濕痕，露沙！露沙！你一個字一個字上邊都有我碎心落淚的遺跡。你該勝利的一笑罷！爲了你這封在別人視爲平淡在我視爲箭鏃的信，我一年來免強扎掙起來的心靈身軀，都被你一字一字打倒，我又躺在床上掩被痛哭！一直哭到窗外風停雲霽，朝霞照臨，我才換上笑靨走出這冷森的小屋，又混入那可怕的人間。露沙！從那天直到如今，我心裏總是深畫着愴痛，我願把

這悽痛寄在這封信裏，願你接受了去，伴你孤清時的懷憶。

許久未痛哭了，今年暑假由山城離開母親重登漂泊之途時，我在石家莊正太飯店曾睡在梅隱的懷裏痛哭了一場。因為我不能而且不忍把我的悲哀露露了，重傷我年高雙親的心；所以我不能把眼淚流在他們面前，我走到中途停息時才能盡量的大哭。梅隱她也是漂泊歸來又去漂泊的人，自然也嚐了不少的人世滋味，那夜我倆相伴着哭到天明。不幸到北京時，我就病了。半年來我這是第二次痛哭，讀完你寄天涯一孤鴻的信。

我總想這一譬如夢的人生，能笑時便笑，想哭時便哭；我們在坎坷的人生道上，大概可哭的事比可笑的事多，所以我們的淚泉不會枯乾。你來信說自瀕死你痛哭後，未曾再哭，我不知怎樣有這個奢願，我覺你

讀了我這封信時你不能全忘情罷！

這些話可以說都是前塵了，現在我心又回到死寂冷靜，對一切不易與感；很想合着眼摸索一條坦平大道，卜卜我將來的命運呢！你釋念罷，露沙！我如今不令過分的悽哀傷及我身體的。

晶清或將在最近期內赴滬，我告她到滬時去看你，你見了她梅窠中相逢的故人，也和見了我一樣；而且她的受傷，她的騎零，也同我們一樣。請你好好撫慰她那跋涉崎嶇驚顛之心，我在京漂泊群狀她可告你。這或者是你歡迎的好消息罷！

這又是一個冬夜，狂風在窗外怒吼，捲着塵沙撲着我的窗紗像一個猛獸的來襲，我驚懼着執了破筆寫這瀝血滴淚的心痕給你。露沙！你呢？也許是在靜着枯眼遙望銀河畔的孤星而咽淚，也許是擁抱着可愛的

螢兒在沉睡。這時候呵！露沙！是我寫信的時候。

天 辛

到如今我沒有什麼話可說，宇宙中本沒有留戀的痕跡，我所求都像鷺鴻的疾掠，浮雲的轉逝；只希望記憶幫助我見了高山想到流水，見了流水想到高山。但這何嘗不是一樣的吐絲自縛呢！

有時我常向遙遠的理智塔下懺悔，不敢抬頭；因為瞻望着遙遠的生命，總令我寒慄戰慄！最令我難忘的就是你那天在河濱將別時，你握着我的手說：

「朋友！過去的確是過去了，我們在疲憊的路上，努力去創造未來罷！」

而今當我想到極無聊時，這句話便隱隱由我靈魂深處溢出，助我不少勇氣。但是終日終年戰兢兢的轉着這生之輪，難免有時又感到生命的空虛，像一隻疲於飛翔的孤鴻，對着蒼茫的天海，雲霧的前途，何處是新徑？何處是歸路地懷疑着，徘徊着。

我心中常有一個幻想的新的境界，願我自己單獨地離開羣衆，任着脚步，走進了有虎狼豺豹的深夜森林中，跨攀過削岩峭壁的高岡，渡過了蒼茫扁舟的汪洋，穿過荆棘叢生的狹徑……任我一個人高呼，任我一個人低唱，卽有危險，也只好一個人量力扎拚與抵抗。求教人類，荒林空谷何來佳侶？祈禱上帝，上帝是沉默無語。我願一生便消失在這裏，死也埋在這裏，雖然孤寂，我也甯願享茲孤苦的。不過這怕終於是一個意念的幻想，事實上我又如何能這樣，除了蔓草黃土埋在我身上的時

候。

如今，我並不懇求任何人的憐憫和撫慰，自己能安慰娛樂自己時，我便去追求着哄騙自己。相信人類深藏在心底的，大半是罪惡的種子，陳列在眼前的又都是些幻變萬象的屍骸；猜疑嫉妬既狂張起翅兒向人間亂飛，手中既無弓箭，又無彈丸的我們，又能奈何他們呢？幸！我們又如何能不受傷負創被人們譏笑。

過去的夢神，她常伸長玉臂要我到她的懷裏，因之，一切的悽愴失望像萬騎踏過沙場一樣蹂躪着我。使我不敢看花，看花想到業已埋葬的青春；不敢臨河，怕水中映出我憔悴的瘦影；更不敢到昔日棲息之地，怕過去的陳屍捉住我的驚魂。更何忍壓着淒酸的心情，在晚霞鮮明，鳥聲清幽時，向沙土上小溪畔重認舊日的足痕！

從前替美朝陽，紅雲捧著旭日東升，我歡躍着說：『這是我的希望。』從前愛慕晚霞，望着西方絢爛的彩虹，我心告訴我：『這是我的歸宿。』天辛呵！縱然今天我立在偉大莊嚴的天壇上，彩鳳似的雲霞依然飄停在我的頭上；但是從前我是沉醉在陽光下的薔薇花，現在呢，僅不過是古荒淒涼的神龕下，蟄伏着呻吟的病人。

這些話也許又會令你傷心的，然而我不知爲什麼似乎一些幸福愉快的言語也要躲避我。今天推窗見落葉滿階，從前碧翠的濃蔭，讓東風撕成了粉碎；因之，我又想到落花，想到春去的悠悠，想到生命的虛幻，想到一切……想到月明星爛的海，燈光輝煌的船，廣庭中婀娜的舞女，琴台上悠揚的歌聲；外邊是沉靜的海充滿了神祕，船裏是充滿了醉夢的催眠。瀟瀟的風波起時，舵工先感恐懼，只恨我的地位在生命海上，不

是沉醉嬌貴的少女，偏是操持危急的舵工。

說到我們的生命，更渺小了，一波一浪，在海上留下些什麼痕跡！
誕日，你寄來的象牙戒指收到了。誠然，我也願用象牙的潔白和堅實，來紀念我們自己靜寂像枯骨似的生命。

原书空白页

濤語

一 微醉之後

幾次輕輕飄浮過的思緒，都落在晶瑩的淚光中了。何嘗不是冷艷的故事，淒涼的悲劇，但是，不幸我是心海中沉淪的溺者，不能有機會看見雪浪和海鷗一瞥中的痕跡。因此心波起伏間，掩埋隱沒了的，豈只朋友們認為遺憾；就是自己，永遠徘徊尋覓我遺失了的，何嘗不感到過去飛逝的雲影，宛如慧星一掃的壯麗！

允許我吧！我的命運之神！我願意捕捉那一波一浪中涵湧浮映出過

去的幻夢。固然我不放棄有人能領會這斷絃哀音，但是我尚有愛憐我的母親，她自然可以爲我滴幾點同情之淚吧！朋友們，這是由我被碎心幕底透露出的消息。假使你們還掛念着我。這就是我遺贈你們的禮物。

丁香花開時候，我由遠道歸來。一個春雨後的黃昏，我去看晶清。推開門時她在碧綉的薄被裏蒙着頭睡覺，我心猜想她一定是病了。不忍驚醒她，悄悄站在床前；無意中拿起枕畔一本藍皮書，翻開時從裏面落下半幅素箋，上邊寫着：

「波微已經走了，她去那裏我是知道而且很放心，不過在這樣繁華如碎錦似的春之畫裏，難免她不爲了死的天辛而傷心，爲了她自己慘淡悲淒的命運而流淚！」

想到她我心就怦怦的躍動，似乎紗窗外啾啾的小鳥都是在報告

不幸的消息而來。我因此病了，夢中幾次看見她，似乎她已由悲苦的心海中踏上那雪銀的浪花，翩翻着披了一幅白雲的輕紗；後來暴風巨浪襲來，她被海波捲沒了，只有那一幅白雲般的輕紗飄浮在海面上，一霎時那白紗也不知流到那裏去了。

固然人要笑我癡呆，但是她呢，確乎不如一般聰明人那樣理智，從前她是個殺人不眨眼的英雄，如今被天辛的如水柔情，已變成多愁多感的人了。這幾天淒風苦雨令我想到她，但音信却偏這般渺茫……」

讀完後心頭覺着淒梗，一種感激的心情，使我終于流淚！但這又何嘗不是罪惡，人生在這大海中不過小小的一個泡沫，誰也不值得可憐誰，誰也不值得驕傲誰，天辛走了，不過是時間的早遲，生命上使我多流幾

點淚痕而已。爲什麼世間偏有這許多繩子，而且是互相連繫着！

她已睜開半開的眼醒來，宛如晨曦照着時夢耶真耶莫辨的情形，瞪視良久，她不說一句話，我抬起頭來，握住她手說：

「晶清，我回來了，但你爲什麼病着？」

她珠淚盈睫，我不忍再看她，把頭轉過去，望着窗外柳絲上掛着的斜陽而默想。後來我扶她起來，同到櫥沐室去梳洗，我要她掙扎起來伴我去喝酒。信步走到遊廊，柳絲中露出三年前月夜徘徊的葡萄架，那裏有蕪蕪的簫聲，有雲妹的倩影，明顯映在心上的，是天辛山歐洲歸來初次看我的情形。那時我是碧茵草地上活潑跳躍的白兔，天真驕憨的面龐上，泛映着幸福的微笑！三年之後，我依然徘徊在這裏，縱然濃綠花香的圖畫裏，使我感到的比廢墟野塚還要淒悲！上帝呵！這時候我確乎認

識了我自己。

茵妹由課堂上來，她拉我又回到寢室，晶清已梳洗完正在窗前換衣服，她說：

「波微！你不是要去喝酒嗎？萍適才打電話來，他給你已預備下接風宴，去吧！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，去吧，乘着丁香花開時候。」

風在窗外怒吼着，似乎有萬騎踏過沙場，全數衝殺的雄壯；又似乎海邊孤舟，隨狂風扯呼號的聲音，一聲聲的哀慘。但是我一切都不管，高擎着玉杯，裏邊滿斟着紅氾氾的美酒，她正在誘惑我，像一個緋衣美女輕掠過騎士馬前的心情一樣的誘惑我。我願永久這樣陶醉，不要有醒的時候，把我一切煩惱都裝在這小小杯裏，讓牠隨着那甘甜的玫瑰露流到我那創傷的心裏。

在這盛筵上我想到和天辛的許多聚會暢飲。

晶清挽着袖子，站着給我斟酒；萍呢！他確乎很聰明，常常望着晶清，暗示她不要再給我斟，但是已晚了，飯還未吃我就暈在沙發上了。

我並莫有痛哭，依然暈厥過去有一點多鐘之久。醒來時晶清扶着
我，我不能再忍了，伏在她手腕上哭了！這時候屋裏充滿了悲哀，萍和
瓊都很難受的站在棹邊望着我。這是天辛死後我第六次的昏厥，我依然
和昔日一樣能在夢境中醒來。

燈光輝煌下，每人的臉上都泛着紅霞，眼裏瑩瑩轉動的都是淚
珠，玉杯裏還有半盞殘酒，棹上狼藉的杯盤，似乎告訴我這便是盛筵散
後的收穫。

大家望着我都不知應說什麼？我微抬起眼簾，向萍說：

「原諒我，微醉之後。」

二 父親的繩衣

「榮枯事過都成夢，憂喜情忘便是禪。」人生本來一夢，在當時興致勃然，未嘗不感到香艷溫暖，繁華清麗。至于一枕淒涼，萬象皆空的時候，什麼是值得喜歡的事情，什麼是值得流淚的事情？我們是生在世界上的，只好安於這種生活方程，悄悄地讓歲月飛逝過去。消磨着這生命的過程，明知是鏡花般不過是一瞥的幻夢，但是我們的情感依然隨着遭遇而變遷。爲了天辛的死，令我覺悟了從前太認真人生的錯誤，同時懺悔我受了社會萬惡的蒙蔽。死了的明顯是天辛的軀殼，死了的慘淡潛隱便是我這顆心，他可詛咒我的殘忍，但是我呢，也一樣是嚼殘下的穢

牲者呵！

我的生活是陷入矛盾的，天幸常想着只要他走了。我的腐蝕的痛苦即刻可以消逝。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，事實上矛盾痛苦是永不能免除的。現在我依然沉陷在這心情下，爲了這樣矛盾的危險，我的態度自然也變了，有時的行爲常令人莫明其妙。

這種意思不僅父親不了解，就連我自己何嘗知道我最後一日的事實；就是近來倏起倏滅的心思，自己每感到奇特驚異。

清明那天我去廟裏哭天辛，歸途上我忽然想到與父親和母親結織一件繩衣。我心裏想的太可憐了，可以告訴你們的就是我願意在這樣心情下，作點東西留個將來回憶的紀念。母親他們穿上這件繩衣時，也可想到他們的女兒結織時的憂鬱和傷心！這個悲劇閉幕後的空寂，留給人聞

的固然很多，這便算埋葬我心的墳墓，在那密織的一絲一縷之中，我已將母親交付給我的那顆心還她了。

我對於自己造成的厄運絕不詛咒，但是母親，你們也應當體諒我，當我無力撲到你懷裏睡去的時候，你們也不要認為是缺憾吧！

當夜張着黑翼飛來的時候，我在這淒清的燈下坐着。案頭放着一個銀框，裏面刊裝着天辛的遺像，像的前面放着一個紫玉的花瓶，瓶裏插着幾枝玉簪，在花香迷漫中，我默默的低了頭織衣；疲倦時我抬起頭來望望天辛，心裏的感想，我難以寫出。深夜裏風聲掠過時，塵沙向窗上瑟瑟的撲來，淒淒切切似乎鬼在啜泣，似乎鴉鵲的翅兒在顫慄！我仍然低了頭織着，一直到我伏在案上睡去之後。這樣過了七夜，父親的繡衣成功了。

父親的信上這樣說：

「……剛知道你的心情是如何的惡劣，你的事務又很冗繁，但是你偏在這時候，日夜爲我結織這件繩衣，遠道寄來，與你父防禦春寒。你的意思我自然喜歡，但是想到兒一腔不可宣洩的苦衷時，我焉能不爲汝淒然！……」

讀完這信令我慚愧，縱然我自己命運負我，但是父母並未負我；我們希望於我的，也正是我願爲了他們而努力的。父親這微笑中的淚珠，真令我良心上受了莫大的責罰，我還有什麼奢望呢！我願暑假快來，我扎掙着這創傷的心神，撲向母親懷裏大哭！我廿年的心頭埋沒的祕密，在天辛死後，我已整個的跪獻在父母座下了。我不忍那可怕的人間隔膜，能阻礙了我們天性的心之交流，使他們永遠隱藏着不知道他們的女

兒——不認識他們的女兒。

三 醒後的惆悵

深夜夢回的枕上，我常聞到一種飄浮的清香，不是冷豔的梅香，不是清馨的蘭香，不是金爐裏的檀香，更不是野外雨後的荷香。不知牠來自何處，去至何方？牠們伴着皎月遊雲而來，隨着冷風淒雨而來，無可比擬，淒迷悵轉之中，認牠爲一縷愁絲，認牠爲幾束戀感，是這般悲壯而纏綿。世界既這般空寂，何必追求物象的因果。

『汝負我命，我還汝債，以是因緣，經百千劫常在生死。汝愛我心，我愛汝色，以是因緣，經百千劫常在纏縛。』——楞嚴經

寂滅的世界裏，無大地山河，無戀愛生死，此身既屬臭皮囊，此心

又何嘗有物，因此我常想燬滅生命，鋼禁心靈。至少把過去埋了，埋在那蒼茫的海心，埋在那崇峻的山峯；在人間永不波蕩，永不飄飛；但是失敗了，僅僅這一念之差，鑄成這般罪惡。

當我在長夜漫漫，轉側嗚咽之中，我常幻想着那雲煙一般的往事，我感到梗酸，輕輕來吻我的是這腔無處揮灑的血淚。

我不能讓生命寂滅，更無力制止她的心波澎湃，想到時總覺對不住母親，離開她五年把自己摧殘到這般枯悴。要寫什麼呢？生命已消逝的飛掠去了，筆尖逃逸的思緒，何曾是紙上留下的痕跡。母親！這些話假如你已了解時，我又何必再寫呢！只恨這是埋在我心塚裏的，在我將要放在玉棺時，把這束心的揮抹請母親過目。

天辛死以後，我在他屍身前禱告時，一個令我纏戀的夢醒了！我愛

夢，我喜歡夢，她是濃霧裏闌珊的花枝，她是雪紗輕籠了蘋果臉的少女，她如蒼海飛濺的浪花，她如歸鴻雲天裏一閃的翅影。因為她既不可捉摸，又不容凝視，那輕渺渺遊絲般夢痕，比一切都使人醺醉而迷惘。詩是可以寫在紙上的，畫是可以繪在紙上的，而夢呢，永遠留在我心裏。母親！假如你正在寂寞時候，我告訴你幾個奇異的夢。

四 夜航

一九二五年元旦那天，我到醫院去看天辛，那時殘雪未消，輕踏着積雪去叩彈他的病室，誠然具着別種興趣，在這連續探病的心情經驗中，才產生出現在我這懺悔的惆悵！不過我常覺由崎嶇蜿蜒的山徑到達到峯頭，由翠蔭森森的樹林到達到峯頭；歸宿雖然一樣，而方式已有複

雜簡略之分，因之我對於過去及現在，又覺心頭輕泛着一種神妙的微意。

那天下午我去探病，推開門時，他是睡在床上頭向着窗牕書，我放了足足步進去，他一點都莫有覺的我來了，依然一百一百翻着書。我脫了皮袍，笑着蹲在他床前，手攀着床欄說：

「辛！我特來給你拜年，祝你一年的健康和安怡。」

他似乎吃了一驚，見我蹲着時不禁笑了！我說：

「辛！不准你笑！從今天這時起，你做個永久的祈禱，你須得誠心誠意的祈禱！」

「好！你告訴我祈禱什麼？這空寂的世界我還有希冀嗎？我既無希冀，何必乞憐上帝，禱告他賜我福惠呢？朋友！你原諒我吧！我無

力而且不願作這幻境中自騙的祈求了。

僅僅這幾句話，如冷水一樣澆在我熱血搏躍的心上時，他奄奄的死寂了，在我滿挾着歡意的希望中，現露出這樣一個嚴澀枯冷的阻物。他正在詛咒着這世界，這世界是不預備給他什麼，使他虔誠的心變成厭棄了，我還有什麼話可以安慰他呢！

這樣沉默了有二十分鐘，辛搖搖我的肩說：

「你起來，蹲着不累嗎？你起來我告訴你個好聽的夢。快！快起來！這一瞥飛逝的時間，我能說話時你還是同我談談吧！你回去時再沉默不好嗎！起來，坐在這椅上，我說昨夜我夢的夢。」

我起來坐在靠着床的椅上，靜靜地聽着他那抑揚如音樂般聲音，似夜鶯悲啼，燕子私語，一聲聲打擊在我心絃上迴旋。他說：

「昨夜十二點鐘看護給我打了一針之後，我才可免強睡着。波微！從此之後我願永遠這樣睡着，永遠有這美妙的幻境環抱着我。」

我夢見青翠如一幅綠緞橫披的流水，微風吹起的雪白浪花，似綠緞上織織的小花；可惜我身傍沒帶着剪子，那時我真想裁割半幅給你做一件衣裳。

似乎是個月夜，清澈如明鏡的皎月，高懸在蔚藍的天宇，照映着這翠玉碧澄的流水；那邊一帶垂柳，柳絲一條條低吻着水面像個女孩子的頭髮，輕柔而蔓長。柳林下繫着一隻小船，船上沒有人，風吹着水面時，船獨自在擺動。

這景是沉靜，是莊嚴，宛如一個有病的女郎，在深夜月光下，仰臥在碧茵草庭，靜待着最後的接引，愴悽而冷靜。又像一個受傷

的騎士，倒臥在樹林裏，聽着這渺無人聲的野外，有流水嗚咽的聲音！他望着灑滿的銀光，想到祖國，想到家鄉，想到深閨未眠的妻子。我不能比擬是那麼和平，那麼神寂，那麼幽深！

我是踟躕在這柳林裏的旅客，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？我走到繫船的那顆樹下，把船解開，正要踏下船板時，忽然聽見柳林裏有喚我的聲音！我怔怔的聽了半天，依舊把船繫好，轉過了柳林，緣着聲音去尋。愈走近了，那喚我的聲音愈低微愈哀慘，我的心搏跳的更加利害。鬱森的濃蔭裏，露透着幾絲月光，照映着真覺冷森慘淡！我停止在一顆樹下，那細微的聲音幾乎要聽不見。後來我振作起勇氣，又向前走了幾步，那聲音似乎就在這顆樹上。

他說到這裏，面色變的更蒼白，聲浪也有點顫抖，我把椅子向床移了一

下，緊握着他的手說：

「辛！那是什麼聲音？」

「你猜那喚我的是誰？波微！你一定想不到，那樹上發出可憐的聲音叫我的，就是你！不知誰把你縛在樹上，當我聽出是你的聲音時，我像個猛獸一般撲過去，由樹上把你解下來，你睜着滿含淚的眼望着我，我不知爲什麼忽然覺的難過，我的淚不自禁的滴在你額上了！」

這時候，我看見你慘白的臉被月兒照着像個雕刻的石像，你伏在我懷裏，低低的問我：

「辛！我們到那裏去呢？」

我莫有說什麼，扶着你回到繫船的那顆樹下，不知怎樣，刹那

間我們泛着這葉似的船兒，飄遊在這萬頃茫然的碧波之上，月光照的如白晝。你站在船頭仰望著那廣漠的天宇，夜風吹送著你的散髮，飄到我臉上時我替你輕輕一掠。後來我讓你坐在船板上，這隻無人把舵的船兒，駕凌着像箭一樣在水面上飄過，漸漸看不見那片柳林，看不見四周的綠岸。遠遠地似乎有一個塔，走近時原來不是燈塔，是個翠碧如琉璃的寶塔，月光照着發出璀璨的火光，你那時驚呼着指那塔說：

「辛！你看什麼！那是什麼？」

在這時候，我還莫有答應你；忽然狂風捲來，水面上湧來如山立的波濤，浪花湧進船來，一翻身我們已到了船底，波濤捲着我們浮沈在那琉璃寶塔傍去了！

我醒來時心還跳着，月光正射在我身上，弟弟在他床上似乎正在夢
嚶。我覺着冷，遂把椅子上一條絨氈加在身上。我想着這個夢，我
不能睡了。」

我不能寫出我聽完這個夢以後的感想，我只覺心頭似乎被千斤重圍壓着
。停了一會我忽然伏在他床上哭了！天辛人概也知道不能勸慰我，他嘆
了口氣重新倒在床上。

五 『殉屍』

我怕敲那雪白的病房門，我怕走那很長的草地，在一種潛伏的心情
下，常顫動着幾種不能告人的酸意，因之我年假前的兩星期沒有去看天
辛。

記的有一次我去東城赴宴，歸來順路去看他，推開門時他正睡着，他的手放在絨氈外邊，他的眉峯緊緊鎖着，他的唇枯燒成青紫色，他的臉淨白像石像，只有胸前微微的起伏，告訴我他是在睡着。我靜靜地坐着，站在床前呆立了有廿分鐘，我低低嘆了他一聲，伏在他床上哭了！

我怕驚醒他，含悲忍淚，把我手裏握着的一束紅梅花，插在他桌上的紫玉瓶裏。我在一張皺了的紙上寫了幾句話：『天幸！當梅香喚醒你的時候，我曾在你夢境中來過。』

從那天起我心裏總不敢去看他，連打電話給蘭辛的勇氣也莫有了。我心似乎被羣蛆蠶食着，像蜂巢般都變成好些空虛的洞孔。我虔誠着躲閃那可怕的一幕。

放了年假第二天的夜裏，我在燈下替姪女編結着一頂絨繩帽。當我停針沉思的時候，小丫頭送來一封淡綠色的小信。拆開時是雲弟寄給我的，他說：『天辛已好了，他讓我告訴你，還希望你去看看他，在這星期他要搬出醫院了。』

這是很令我欣慰的，當我轉過那條街時，我已在鐵欄的窗間看見他了，他低着頭背着手在那枯黃草地上躡着，他的步履還是那樣遲緩而沉重。我走進了醫院大門，他才看見我，他很喜歡的迎着我說：『朋友！在我們長期隔離間，我已好了，你來時我已可以出來接你了。』

『呵！感謝上帝的福佑，我能看見你由病床上起來……』我底下的話沒說完已經有點哽咽，我恨我自己，爲什麼在他這樣歡意中發出這莫名其妙悲感呢！至現在我都不了解。

別人或者看見他能起來，能走步了，是已經健康了，痊愈了罷！我真不敢這樣想，他沒有舒怡健康的紅脣，他沒有心靈發出的微笑，他依然是憂絲緊縛的枯骨，依然是空虛不載一物的機械。他的心已由那飛濺沖激的奔流，匯聚成一池死靜的湖水，莫有月莫有星，黑沉沉發出嗚咽淅聲的湖水。

他同我回到病房裏，環顧了四周，他說：

「朋友！我總覺我是痛苦中淹了的幸福者，雖然我不曾獲得什麼，但是這小屋裏我永遠留戀牠，這裏有我的血，你的淚！僅僅這幾幕人間悲劇已夠我自豪了，我不應該在這人間還奢望着上帝所不許我的，我從此知所懺悔了！

我的病還未好，昨天克老頭兒警告我要靜養六個月，不然怕轉

肺結核。」

他說時很不高興，似乎正爲他的可怕的病煩悶着。停了一會他忽然問我：

「地球上最遠的地方是那裏呢？」

「便是我站着的地方。」我很快的回答他。

他不再說什麼，慘慘地一笑！相對默默不能說什麼。我固然看見他這種坦然的態度而傷心，就是他也正在爲了我的躲閃而可憐，爲了這些，本來應該高興的時候，也就這樣黯淡的過去了。

這次來探病，他的性情心境已完全變化，他時時刻刻表現他的體貼我原諒我的苦衷，他自己煩悶愈深，他對於我的態度愈覺坦白大方，這是他極度粉飾的傷心，也是他最令我感泣的原因。他在那天曾鄭重的向

我聲明：

「你還有什麼不放心，我是飛入你手心的雪花，在你面前我沒有自己。你所願，我願赴湯蹈火以尋求，你所不願，我願赴湯蹈火以避免。朋友，假如連這都不能，我怎能說是敬愛你的朋友呢！這便是你所認爲的英雄主義時，我願虔誠的在你世界裏，贈與你永久的驕傲。這便是你所堅持的信念時，我願替你完成這金堅玉潔的信念。」

我在醫院裏這幾天，悟到的哲理確乎不少，比如你手裏的頭繩，可以揣在懷裏，可以扔在地下，可以編織成許多時新的花樣。我想只要有頭繩，一切權力自然操在我們手裏，我們高興編織成什麼花樣，就是什麼。我們的世界是不長久的，何必顧慮許多呢！

我們高興怎樣，就怎樣罷，我只誠懇的告訴你「愛」不是禮贈，假如愛是一樣東西，那麼贈之者受損失，而受之者亦不見得心安。

在這纏綿的病床上起來，他所得到的僅是這幾句話，唉！他的希望紅花，已枯萎死寂在這病榻上輾轉嗚咽的深夜去了。

我坐到八點鐘要走了，他自己穿上大氅要送我到門口，我因他病剛好，夜間風大，不讓他送我，他很難受，我也只好依他。他和我在那輝亮的路燈下走過時，我看見他那蒼白的臉，頹喪的精神，不覺暗暗傷心！他呢，似乎什麼都沒有想，只低了頭慢慢走着。他送我出了東交民巷，看見東長安街的牌坊，給我雇好車，他才回去。我望着他頹長的人影在黑暗中消失了，我在車上長長地呼了一口氣。

就是這天夜裏，我做了一個奇怪恐怖的夢。

夢見我在山城桃花潭畔玩耍，似乎我很小，頭上梳着兩個分開的辮子，又似乎是春天的景緻，我穿着一件淡綠衫子。一個人蹲在潭水退去後的沙地上，檢尋着紅色綠的好看的圓石，在這許多沙石裏邊，我檢着一個金戒指，翻過來看時這戒指的正面是橢圓形，裏邊刊着兩個隸字是「殉屍」！

我很吃驚，遂拿了這戒指跑到家裏讓母親去看。母親拿到手裏並不驚奇，只淡淡地說：「珠！你爲什麼檢這樣不幸的東西呢！」我似乎很了解母親的話，心裏想着這東西太離奇了，而這兩個字更令人心驚！我就向母親說：

「娘！你讓我還扔在那裏去吧。」

那時母親莫有再說話，不過在她面上表現出一種憂怖之色。我由母親手裏拿了這戒指走到門口，正要揭簾出去的時候，忽然一陣狂風把簾子颳起，這時又似乎黑夜的狀況，在台階下暗霧裏跪伏着一個水淋淋披頭散髮的女子！

我大叫一聲嚇醒了！周身出着冷汗，枕衣都濕了。夜靜極了，只有風吹着樹影在窗紗上擺動。搖亮了電燈，看看錶正是兩點鐘。我忽然想起前些天在醫院曾聽天辛說過他五六年前的情史。三角戀愛的結果一個去投了海，天辛因為她的死，便和他愛的那一個也撒手斷絕了關係。從此以後他再不願言愛。也許是我的幻想罷，我希望縱然這些蘭因絮果是不能逃脫的，也願我愛莫能助的天辛，使他有懺悔的自救罷！

我不能睡了，瞻念着黑暗恐怖의 將來不禁肉顫心驚！

六 一片紅葉

這是一個淒風苦雨的深夜。

一切都寂靜了，只有雨點落在蕉葉上，淅淅瀝瀝令人聽着心碎。這大概是宇宙的心音罷，牠在這靜夜深時候哀哀地泣訴！

窗外緩一陣緊一陣的雨聲，聽着像戰場上金鼓般雄壯，錯錯落落似鼓桴敲着的迅速，又如風兒吹亂了柳絲般的細雨，只灑濕了幾朵含苞未放的黃菊。這時我握着破筆，對着燈光默想，往事的影兒輕輕在我心幕上顫動，我忽然放下破筆，開開抽屜拿出一本紅色書皮的日記來，一頁一頁翻出一片紅葉，這是一片鮮豔如玫瑰的紅葉，牠挾在我這日記本裏已經兩個月了。往日我爲了一種躲避從來不敢看牠，因爲牠是一個靈魂

孕育的產兒，同時牠又是悲慘命運的紐結。誰能想到薄薄的一片紅葉，裏面織織着不可解決的生謎和死謎呢！我已經是泣伏在紅葉下的俘虜，但我絕不怨及牠，可憐在萬千飄落的楓葉裏，牠啣帶了這樣不幸的命運。我告訴你們牠是怎樣來的：

一九XX年十月廿六的夜裏，我翻讀着一本莫愁湖志，有些倦意，遂躺在沙發上假睡；這時白菊正在案頭開着，窗紗透進的清風把花香一陣陣吹在我臉上，我微嗅着這花香不知是沉睡，還有微醉！懶鬆鬆的似乎有許多回憶的燕兒，飛掠過心海激動着神思的顫動。我正沉戀着逝去的童年之夢，這夢曾產生了金堅玉潔的友情，不可掠奪的鐵志；我想到那輕渺渺像雲天飛鴻般的前途時，不自禁的微笑了！睜開眼見菊花都低了頭，我忽然担心牠們的命運似乎牠們已一步一步走近了墳墓，死神

已悄悄張着黑翼在那裏接引，我的心充滿了莫名的悲緒！

大概已是夜裏十點鐘，小丫頭進來遞給我一封信，拆開時是一張白紙，拿到手裏從裏面飄落下一片紅葉。「呵！一片紅葉！」我情不自禁的喊出來。怔楞了半天，用抖顫的手檢起來一看，上邊寫着兩行字：

滿山秋色關不住

一片紅葉寄相思

天辛採自西山碧雲寺十月二十四日

平靜的心湖，悄悄被夜風吹皺了，一波一浪湧着像狂風統治了的大海。我伏在案上靜靜地想，馬上許多的憂愁集在我的眉峯。我真未料到一個平常的相識，竟對我有這樣一番不能抑制的熱情。只是我對不住他，我不能受他的紅葉。爲了我的素志我不能承受牠，承受了我怎樣安

慰他；爲了我沒有一顆心給他，承受了如何忍欺騙他。我即是不爲自己設想，但是我怎能不爲他設想。因之我陷人如焚的煩悶裏。

在這黑暗陰森的夜幕下，窗下蝙蝠飛掠過的聲音，更令我覺着戰慄！我揭起窗紗見月華滿地，斑駁的樹影，死臥在地下不動，特別現出宇宙的清冷和幽靜。我遂添了一件袷衣，推開門走到院裏，迎面一股清風已將我心胸中一切的煩念吹淨。無目的走了幾圈後，遂坐在茅亭裏看月亮，那淒清皎潔的銀輝，令我對世界感到了空寂。坐了一會，我回到房裏蘸飽了筆，在紅葉的反面寫了幾個字是：

枯萎的花籃不敢承受這鮮紅的葉兒。

仍用原來包着的那張白紙包好，寫了個信封寄還他。這一朵初開的花蕾，馬上讓我用手給揉碎了。爲了這事他曾感到極度的傷心，但是他並

未因我的拒絕而中止。他死之後，我去蘭辛那裏整理他箱子內的信件，那封信忽然又發現在我眼前！拆開紅葉依然，他和我的墨澤都依然在上邊，只是中間裂了一道縫，紅葉已枯乾了。我看見牠心中如刀割，雖然我在他生前拒絕了不承受的，在他死後我覺着這一片紅葉，就是他生命的象徵。上帝允許我的所求罷！我生前拒絕了他的我在他死後依然承受他，紅葉縱然能去了又來，但是他呢！是永遠不能回來了，只剩了這一片誌恨千古的紅葉，依然無恙的伴着我，當他抖顫的用手檢起牠寄給我時的心情，願永遠留在這鮮紅的葉裏。

七 象牙戒指

記得那是一個楓葉如茶，黃花含笑的深秋天氣，我約了晶濤去雨華

春吃螃蟹。晶清喜歡喝幾盃酒，其實並不大量，僅不過想效顰一下詩人名士的狂放。雪白的桌布上陳列着黃赭色的螃蟹，玻璃杯裏斟滿了玫瑰酒。晶清坐在我的對面，一句話也不說，一杯杯喝着，似乎還未曾澆濕了她心中的塊壘。我執着盃望着窗外，馳想到桃花潭畔的母親。正沉思着忽然眼前現出茫茫的大海，海上漂着一隻船，船頭站着激昂慷慨，顯血染了頭顱誓志為主義努力的英雄！

在我神思飛越的時候，晶清已微醉了，她兩頰的紅采，正照映着天邊的晚霞，一雙惺忪似初醒時的眼，她注視着我執着酒盃的手，我笑着問她：

『晶清！你真醉了嗎？為什麼總看着我的酒盃呢！』

『我不醉，我問你什麼時候帶上那個戒指，是誰給你的？』她很鄭

重地問我。

本來是件極微小的事吧！但經她這樣正式的質問，反而令我不好開口，我低了頭，~~裏面~~裏面血紅微澀的美酒，呆呆地不語。品清似乎看出我的隱衷：她又問我道：

「我知道是辛寄給你的吧！不過爲什麼他偏要給你這樣慘白枯冷的東西？」

我聽了她這幾句話後，眼前似乎輕掠過一個黑影，頓時覺着棹上的盃盤都旋轉起來，眼光裏射出無數的銀線。我暈了，笨倒在棹子旁邊！品清急忙跑到我身邊扶着我。過了幾分鐘我神經似乎復原，我抬起頭又斟了一盃酒喝了，我向品清說：

「真的醉了！」

「你不要難受，告訴我你心裏的煩惱，今天你一來我就看見你帶了這個戒指，我就想一定有來由，不然你決不帶這些裝飾品的，尤其這樣慘白枯冷的東西。波微！你可能允許我脫掉牠，我不願意你帶着牠。」

「不能，晶清！我已經帶了牠三天了，我已經決定帶着牠和我的靈魂同在，原諒我朋友！我不能脫掉牠。」

她的臉漸漸變成慘白，失去了那酒後的紅采，眼裏包含着真誠的同情，令我更感到淒傷！她爲誰呢！她確是爲了我，爲了我一個光華燦爛的命運，輕輕地束在這慘白枯冷的環內。

天已晚了，我遂和晶清回到學校。我把天幸寄來象牙戒指的那封信給她看，信是這樣寫的：

「……我雖無力使海上無浪，但是經你正式決定了我們命運之後，我很相信這波濤山立任風統治了的心海，總有一天風平浪靜，不管這是在千百年後，或者就是這握筆的即刻；我們只有候平靜來臨，死寂來臨，假如這是我們所希望的。容易丟去了的，便是兢兢然戀守着的；願我們的友誼也和雙手一樣，可以緊緊握着的，也可以輕輕放開。宇宙作如斯觀，我們便毫無痛苦，且可與宇宙同在。」

雙十節商團襲擊，我手曾受微傷。不知是幸呢還是不幸，流彈洞穿了汽車的玻璃，而我能坐在車裏不死！這裏我還留着幾塊碎玻璃，見你時贈你做個紀念。昨天我忽然很早起來跑到店裏購了兩個象牙戒指；一個大點的我自己帶在手上，一個小的我帶給你，願你承受了牠。或許你不忍吧！再令牠如紅葉一樣的命運。願我們用

「白」來紀念這枯骨般死靜的生命。……」

品清看完這信以後，她雖未會再勸我脫掉牠，但是她心裏很難受，有時很高興時，她觸目我這戒指，會馬上令她沉默無語。

這是天辛未來北京前一月的事。

他病在德國醫院時，出院那天我曾給他照了一張躺在床上的像，兩手撫胸，很明顯地便是他右手那個象牙戒指。後來他死在協和醫院，屍骸放在冰室裏，我走進去看他的時候，第一觸目的又是他右手上的象牙戒指。他是帶着牠一直走進了墳墓。

八 最後的一幕

人生騎着灰色馬和日月齊馳，在塵落沙飛的時候，除了幾點依稀可

辨的蹄痕外，遺留下什麼？如我這樣整天整夜的在車輪上迴旋，經過荒野，經過鬧市，經過古廟，經過小溪；但那鴻飛一掠的殘影又遺留在那裏？在這萬象幻變的世界，在這表演一切的人間，我聽着哭聲笑聲歌聲琴聲，看着老的少的俊的醜的，都感到了疲倦。因之我在衆人與高采烈，沉迷醺醉，花香月圓時候，常願悄悄地退出這妃色幕幃的人間，回到我那凄枯冷寂的另一世界。那裏有惟一指導我，呼喚我的朋友，是誰呢？便是我認識了的生命。

朋友們！我願你們仔細咀嚼一下，那簾篷散後，人影零亂，杯盤狼藉的滋味；綺夢醒來，人去樓空，香渺影遠的滋味；禁的住你不深深地呼一口氣，禁的住你不流淚嗎？我自己常怨恨我愚傻——或是聰明，將世界的現在和未來都分析成只有秋風枯葉，只有荒塚白骨；雖然是花開

紅紫，糞浮碧翠，人當紅顏，景當美麗時候。我是愈想超脫，愈自沉溺，愈要撒手，愈自擊戀的人，我的煩惱便絞鎖在這不能解脫的矛盾中。

今天一個人在深夜走過街頭，每家都悄悄緊閉着雙扉，就連狗都蜷伏在牆根或是門口酣睡，一切都停止了活動歸入死寂。我驅車經過橋梁，望着護城河兩岸垂柳，一條碧水，星月燦然照着，景緻非常幽靜。我想起去年秋天天辛和我站在這裏望月，恍如目前的情形而人天已隔，我不自禁的熱淚又流到頸上。

「珠！什麼時候你的淚才流完呢？」這是他將死的前兩天問我的一句話。這時我彷彿餘音猶繞繞耳畔，我知他遺憾的不是他的死，確是我的淚！他的墳頭在雨後忽然新生了一株秀麗的草，也許那是他的魂，也

許那是我淚的結晶！

我最怕星期三，今天偏巧又是天辛死後第十五週的星期三。星期三是我和平最後一面，他把人間一切的苦痛煩惱都交付給我的一天。唉！上帝！容我在這明月下懺悔罷！十五週前的星期三，我止伏在我那形消骨立枯瘦如柴的朋友床前流淚！他的病我相信能死，但我想到他死時又覺着不會死。可憐我的淚滴在他熾熱的胸膛時，他那深凹的眼中也湧出將盡的殘淚，他緊嚼着下唇握着我的手抖顫，半天他才說：

『珠！什麼時候你的淚才流完呢！』

我聽見這話更加哽咽了，哭的抬不起頭來，他掉過頭去不忍看我，只深深地將頭埋在枕下。後來我扶起他來，喂了點橘汁，他睡下後說了聲：『珠！我謝謝你這數月來的看護……』底下的話他再也說不出來，

只瞪着兩個凹陷的眼望着我。那時我真覺怕他，渾身都出着冷汗。我的良心似乎已輕輕撥開了雲霧，我跪在他病榻前最後向他說：

「辛，你假如僅僅是承受我的心時，現在我將我這顆心雙手獻在你面前，我願牠永久用你的鮮血滋養，用你的熱淚灌溉。辛，你真的愛我時，我知道你也能完成我的主義，因之我也願你爲了我犧牲，從此後我爲了愛獨身的，你也爲了愛獨身。」

他抬起頭來緊握住我手說：

「珠！放心。我原諒你，至死我也能了解你，我不原諒時我不會這樣纏綿的愛你了。但是，珠！一顆心的猶賜，不是病和死可以換來的，我也不肯用病和死，換你那顆本不願給的心。我現在並不希望得你的憐恤同情，我只讓你知道世界上有我是最敬愛你的，我自己

呢，也曾愛過一個值的我敬愛的你。珠！我就是死後，我也是敬愛你的，你放心！」

他說話時很勇氣，像對着千萬人演說時的氣概，我自然不能再說什麼話，只默默地低着頭垂淚！

這時候一個俄國少年進來，很誠懇的半跪着在他枯臘似的手背上吻了吻，掉頭他向我默望了幾眼，辛沒有說話只向他慘笑了一下，他向我低低說：

「小姐！我就願他病愈。」說着帶上帽子匆匆忙忙的去。這時他的腹部又絞痛的利害，在床上滾來滾去的呻吟，臉上蒼白的可怕。我非常焦急，去叫他弟弟的差人還未見回來，叫人去打電話請蘭辛也不見回話，那時我簡直呆了，只靜靜地握着焦熾如焚的手垂淚！過一會弟弟

來了，他也莫有和他多說話只告他腹疼的利害。我坐在椅子上面開開抽屜無聊的亂翻，看見上星期五的他那封家書，我又從頭看了一遍。他忽掉頭向我說：

『珠！真的我忘記告你了，你把牠們拿去好了，省的你再來一次檢收。』

我聽他話真難受，但怎樣也想不到星期五果然去檢收他的遺書。他也真忍心在他決定要死的時候，親口和我說這些訣別的話！那時我總想他在幾次大病的心情下，不免要這樣想，但未料到這就是最後的一幕了。我告訴靜弟送他進院的手續，因為學校下午開校務會我須出席，因之我站在他床前說了聲『辛！你不用焦急，我已告訴靜弟馬上送你到協和去，學校開會我須去一趟，有空我就去看你。』那時我真忍心，也莫有

再回頭看他就走了，假如我回頭看他時，我一定能看見他對我不次目送的慘景……：

啊！這時候由天上輕輕垂下這最後的一幕！

*

*

*

*

他進院之後蘭辛打電話給我，說是急性盲腸炎已開肚了。開肚最後的決定，蘭辛還有點躊躇，他笑着拿過筆自己簽了字，還說：『開肚怕什麼？你也這樣腦筋蠢。』蘭辛怕我見了他再哭，令他又難過；因之，他說過一二月再來看他。那知就在蘭辛打電話給我的那晚上就死了。

死時候莫有一個人在他面前，可想他死時候的悲慘！他雖然莫有什麼不放心在這世界上，莫有什麼留戀在這世界上；但是假如我在他面前或者蘭辛在他面前時，他總可瞑目而終，不至於讓他睜着眼等着我們。

原书空白页

緘情寄向黃泉

我如今是更冷靜，更沉默的挾着過去的遺什去走向未來的。我四周有狂風，然而我是掀不起波瀾的深潭；我前邊有巨濤，然而我是激不出聲響的頑石。

顛沛搏鬥中我是生命的戰士，是極勇敢，極鄭重，極嚴肅的向未來的城壘進攻的戰士。我是不斷地有新境遇，不斷的有新生命的；我是爲了真實而奮鬥，不是追逐幻象而疲奔的。

知道了我的走向人生的目標。辛，一年來我雖然有不少的哀號和悲憶，你也不須爲生的我再抱遺恨和不安。如今我是一道舒暢平靜向大海

去的奔流；縱然緣途在山峽巨谷中或許發出悽痛的嗚咽！那只是積沙岩石漩渦沖擊的原因，相信它是會得到平靜的，會得到創造真實生命的愉快的，它是一直奔到大海去的。

辛！你的生命雖不幸早被腐蝕而天逝，不過我也不過分的再悼感你在宇宙間曾存留的幻體。我相信只要我自己生命閃爍存在於宇宙一天，你是和我同在的。辛！你要求於人間的，你希望於我自己的，或許便是這些罷！

深刻的情感是受過長久的理智的薰陶的。是由深谷底潛流中一滴一滴滲透出來的。我是投自己於悲劇中而體驗人生的。所以我便犧牲，人間一切的虛榮和幸福，在這冷墟上，你的墳墓上，培植我用血淚澆灑的這東野花來裝飾點綴我們自己創造下的生命。辛！除了這些我不願再

告訴你什麼，我想你果真有靈，也許贊助我一樣的努力。

一年之後，世變幾遷，然而我的心是依然這樣平靜冷寂的，抱持着我理想上的真實而努力。有時我是低泣，有時我是痛哭；低泣，你給與我的死寂；痛哭，你給與我的深愛。然而有時我也很快樂，我也很驕傲。我是睥視世人微微含笑，我們的聖潔的高傲的孤清的生命是巍然峙立於禮禮的雲端。

生命的圓滿，生命的圓滿，有幾個懂得生命的圓滿？那一般庸愚人的圓滿，正是我最避忌恐怖的缺陷。我們的生命是肉體和骨頭嗎？假如我們的生命是可以燬滅的幻體，那麼，辛！我的這顆迂迴潛隱的心，也早應隨你的幻體而消逝。我如今認識了一個完成的圓滿生命是不能消滅，不能丟棄，不能忘記；換句話說，就是永遠存在。多少人都希望我

燬滅，丟棄，忘記，把我已完成的圓滿生命拋去。我終於不能。才知道我們的生命並未死，仍然活着，向前走着，在無限的高處創造建設着。

我相信你的靈魂，你的永遠不死的心，你的在我心裏永存的生命；早能鼓勵我，指示我，安慰我，這孤寂淒清的旅途。我如今是願挑上這付担子走向遙遠的黑暗的，荆棘的生到死的道上。一頭我挑着已有的收穫，一頭我挑着未來的耕耘，這樣一步一步走向無窮的。

自你死後，我便認識了自己，更深的了解自己。同時朋友中是賢最知道我，他似乎這樣說過：

『她生來是一道大江，你只應疏鑿沙石讓她舒暢的流入大海，斷不可堵塞江口，把水引去點綴帝王之家的宮殿樓台。』

辛！你應該感謝他！他自從由法華寺歸路上我暈絕後救護起，一直

到我找到了真實生命；他都是啓示我，指導我，幫助我，鼓勵我。由積沙岩石的漩渦波湧中，把我引上了坦平的海道。如今，我能不怨憤，不悲哀，沒有沉重的苦痛永遠纏繞的，都是因為我已有了奔流的河床。只要我平靜的舒暢的流呵，流呵，流到一個歸宿的地方去，絕無一種決堤泛濫之災來阻撓我。

幸！你應感謝他！你所要在死後希望我要求我努力的前途，都是你忠誠的朋友，他一點一滴的匯聚下偉大的河床，幫助我移我的泉水在上邊去奔流，無阻礙奔向大海去的。像我目下這樣夜靜時的心情，能這樣平淡的寫這封信給你，你也會奇怪我罷！我已不是從前嗚咽哀號，頹喪消沉的我；我是沉默深刻，容忍涵蓄一切人間的哀痛，而努力去尋求生命的真確的戰士。

我不承認這是自驅的話。因為我的路是這自然，這樣平坦的走去的。放心！你別我一年多，而我能這般去關一個理想的樂園，也許是你驚奇的罷！

你一定願意知道一點，關於弟弟的消息，前三天我忽然接到他一封信，他現在是被你們那古舊的家庭囚閉着，所以他已失學一年多了。這種情形，自然你會傷感的，假如你要活着，他絕對不能受這樣的苦痛，因為你是能幫助他脫却一切桎梏而創造新生命的。如今他極憤激，和你當日同你家庭暗鬥的情形一樣。而我也很相信靜弟是能覺到他的光明的前途的，或者你所企望的一切事業志願，他都能給你圓滿的完成。他的信是這樣說的：

『自別京地回家之後，實享受幾天家庭的樂趣，以慰我一年來感

受了的苦痛。誰知我得到的，是無限量的煩惱！

我回來的時候，家中已決定令我廢學，及我歸後，復屢次向我表示斯旨，我雖竭詞解釋，亦無濟於事。

讀姊來信，說那片荒涼的境地，也被踐踏蹂躪而不得安靜，我更替我黃泉下的哥哥憤激！不料一年來的變遷，竟有如斯其悲慘！一切境遇，一切遭逢，皆足以使人傷心掉淚！

我希望於家庭的，是要藉得他來援助完成我的志願，我的事業；但家庭則不然。他使我遠近遊學的一點心迹，是希望我獲得一些祿位金錢來光榮祖茔家風。這些事我們青年人看起來，就是頭銜金銀冠裏滿身，那也算不了什麼希奇的光榮！我每想到環境的壓迫，恆願一死為快。但是到了死的關頭，好像又有許多不忍的觀念

來掣肘似的。我不願死，我死固不足惜；但我死而一切該死的人不能竟行死去。我將以此不死的軀骸，向着該死的城壘進攻！

我現在的希望已絕，但我仍流連不忍即離去者，實欲冀家庭之能有一時覺悟，如我心願亦未可定！如或不然，我將決於明年爲行期，毅然決然的要離開他，遠避他，和他行最後決裂的敬禮。

願你勿爲了一切黑暗的，荊棘的環境愁煩！我們從生到死的途徑上，就像日的初升；縱然有時被浮雲遮蔽，仍然是要繼續發光的。

我們走向前去吧！我們走向前去吧！環境的阻撓在我們生命的途中，終於是等若浮雲。」

幸！是殘月深更，在一個冷漠枯寂的初冬之夜，我接讀靜弟這封依

稀是你字跡，依稀是你語句的信。久不流的酸淚又到了眼眶，我深深的向你遺像歎息——記得靜弟未離京時，他曾告過賢以他將來前途的黯淡，他那時便決心要和家庭破裂。是我和賢婉勸他，能用善良的態度去感化而有效時，千萬不要和家庭破裂。因為思想的衝突，是環境時代不同的差別之爭。應該原諒老年人們的陳腐思想，是一時代中的產物；並不是他對於子女有意對壘似的向你宣戰。因之，能展轉委婉去和家庭解釋。令他能覺悟到什麼是現代青年人應做的工作，自我的警策。令他知道我們青年人，絕對再不能為古舊的家庭或社會作塗飾油彩的機械傀儡。父母年老，假如一旦你的消息洩漏，靜弟再遠走憤去。那你們家庭的慘淡，黑暗，悲痛，定連目下都不如，這也不是你的願意和靜弟的希望罷！所以我一直都繫念着靜弟，那最後決裂的敬禮。

認識我們，和我們要好的朋友，現在大半都雲散四方，去創造追求各個的生命希望去了。只有你的賢哥，和我的晶妹，還在這塊你埋骨的地方，伴着你。朋友們都離京後，時局也日在幻變，陷入死境，要找尋前二年的那種環境和興趣已不可得。所以連你墳頭都那樣淒寂。去年那些小弟弟們，知道你未曾見過你的朋友們，他們都是常常在你的墓碑喝酒野餐，痛哭高歌的。幫助我建碑種樹修墓的都是他們。如今，連這個夢也閉幕了。你墓頭不再有那樣歡欣，那樣熱鬧的聚會了。他們都走向遠方去了。

自從那塊地方駐兵後，連我都不敢常去。任你墓頭變成了牧場，牛馬踐踏蹂躪了你的墓碑，吃光了環繞你墓的松林，那塊白石的墓碑上有了剝蝕的污穢的傷痕。我們不幸在現代作人受欺凌不能安靜，連你作鬼

的墳塋都要受意外的災劫；說起來真令人憤激萬分。辛！這世界，這世界，四處都是荊棘，四處都是刀兵，四處都是喘息着生和死的呻吟，四處都灑滴着血和淚的遺痕。我是撐着這弱小的身軀，投入在這腥風血雨中搏戰着走向前去的戰士。直到我倒斃在旅途上為止。

我並不感傷一切既往，我是深謝着你是我生命的盾牌；你是我靈魂的主宰。從此我是自在的流，平靜的流，流到大海的一道清泉。辛！一年之後，我在輾轉哀吟，流連痛苦之中，我能告訴你的，大概只有這些話。你永久的沉默死寂的靈魂呵！我致獻這一篇哀詞於你吐血的週年這天。

原书空白页

狂風暴雨之夜

該記得罷！太戈爾到北京在城南公園零壇見我們的那一天，那一天是十三年四月二十八號的下午，就是那夜我接到父親的信，寥寥數語中，告訴我說道周死了！當時我無甚悲傷，只是半驚半疑的沉思着。第二天我才覺到難過，令我什麼事都不能做。她那活潑的情影，總是在我眼底心頭繚繞着。第三天便從學校扶病回來，頭疼吐血，遍體發現許多紅斑，據醫生說是腥紅熱。

我那時住在寄宿舍裏院的一間破書齋，房門口有株大槐樹，還有一個長滿茅草荒廢傾斜的古亭。有月亮的時候，這裏別有一種描畫不出的

幽景。不幸扎掙在旅途上的我，便倒臥在這荒齋中，一直病了四十多天。在這冷酷，黯淡，悽傷，荒涼的環境中，我在異鄉漂泊的病榻上，默咽着人間一杯一杯的苦酒。那時我很願因此病而撒手，去追蹤我愛的道周。在病危時，連最後寄給家裏，寄給朋友的遺書，都預備好放在枕邊。病中有時暈迷，有時清醒，清醒時便想到許多人間的糾結；已記不清楚了，似乎那令我病的原因，並不僅僅是道周的死。

在這裏看護我的起初有小蘋，她赴滬後，只剩了一個女僕，幸好她對我很忠誠，像母親一樣撫慰我，招呼我。來看我的是晶清和天辛。自然還有許多別的朋友和同鄉。病重的那幾天，我每天要服三次藥；有幾次夜深了天辛跑到極遠的街上去給我配藥。在病中，像我這隻身漂零在異鄉的人，舉目無親，無人照管；能有這樣忠誠的女僕，熱心的朋友，

真令我感激涕零了！雖然，我對於天辛還是舊日態度，我並不因感激他而增加我們的了解，消除了我們固有的隔膜。

有一天我病的很利害，暈迷了三個鐘頭未曾醒，女僕打電話把天辛找來。那時正是黃昏時候，院裏屋裏都罩着一層淡灰的黑幕，沉寂中更現得淒涼，更現得慘淡。我醒來，睜開眼，天辛跪在我的床前，雙手握着我的手，垂他的頭在床緣；我只看見他散亂的頭髮，我只覺他的熱淚濡濕了我的手背。女僕手中執着一盞半明半暗的燭，照出她那悲愁恐懼的面龐站在我的床前！這時候，我才認識了真實的同情，不自禁的眼淚流到枕上。我掉轉臉來，扶起天辛的頭，我向他說：『辛！你不要難受，我不會這容易就死去。』自從這一天，我忽然覺得天辛命運的悲慘和可憐，已是由他自己的祭獻而交付與上帝，這那能是我弱小的力量所

能挽回。因此，我更害怕，我更迴避，我是萬不能承受他這顆不應給我而偏給我的心。

正這時候，他們這般人，不知怎樣惹怒了一位國內的大軍閥，下了密令指明的逮捕他們，天辛也是其中之一。因為我病，這事他並未先告我，我二十餘天不看報，自然也得不到消息。

有一夜，我扎擲起來在燈下給家裏寫信，告訴母親我曾有過點小病如今已好的消息。這時窗外正吹着狂風，振撼得這荒齋像大海洶湧中的小舟。樹林裏發出極響的嘩聲，我恐怖極了，想像着一切可怕的景象，覺着院外古亭裏有無數的骷髏在狂風中舞蹈。少時，又增了許多點瀉的聲音，窗紙現出豆大的濕痕。我感到微寒，加了一件衣服，我想把這封信無論如何要寫完。

抬頭看鐘正指到八點半。忽然聽見沉重的履聲和說話聲，我驚奇地喊女僕。她推門進來，後邊還跟着一個男子，我生氣的責罵她，是誰何不通知我便引進來。她笑着說是『天辛先生』，我站起來細看，真是他，不過他是化裝了，簡直認不出是誰。我問他爲什麼裝這樣子，而且這時候狂風暴雨中跑來。他只苦笑着不理我。

半天他才告我杏壇已捕去了數人，他的住處現尚有游擊隊在等候着他。今夜是他冒了大險特別化裝來告別我，今晚十一時他即乘火車逃逸。我病中驟然聽見這消息，自然覺得突兀，而且這樣狂風暴雨之夜，又來了這樣奇異的來客。當時我心裏很戰慄恐怖，我的臉變成了蒼白！他見我這樣，竟強作出鎮靜的微笑，勸我不要怕，沒要緊，他就是被捕去坐牢獄他是不怕的，假如他怕就不做這項事業。

他要我珍重保養初痊的病體，並把我吃的西藥的藥單留給我自己去配。他又告我這次想乘機回家看看母親，並解決他本身的糾葛。他的心很苦，他屢次想說點要令我了解他的話，但他總因我的冷淡而中止。他只是低了頭嘆氣，我只是低了頭咽淚，狂風暴雨中我和他是死一樣的沉寂。

到了九點半，他站起身要走，我留他多坐坐。他由日記本中寫了一個 Bowie 遞給我，他說我們以後通信因檢查關係，我們彼此都另呼個名字；這個名字我最愛，所以贈給你，願你永遠保存着它。這時我強咽着淚，送他出了屋門，他幾次阻攔我病後的身軀要禁風雨，不準我出去；我只送他到了外間。我們都說了一句前途珍重努力的話，我一直望着他的頰影在黑暗的狂風暴雨中消失。

我大概不免受點風寒又病了一星期才起床。後來他來信，說到石家莊使病了，因為那夜他被淋了狂風暴雨。

如今，他是寂然的僵臥在野外荒塚。但每屆狂風暴雨之夜，我便想起兩年前荒齋中奇異的來客。

原书空白页

我只合獨葬荒丘

昨夜英送我歸家的路上，他曾說這樣抖峭的寒風裹帶着雪意，夜深時一定會下雪的。那時我正瞻望着黑暗的遠道，沒有答他的話。今晨由夢中醒來，揭起帳子，由窗紗看見了香枯枝上的雪花，我才知道果然，雪已在夢中悄悄地來到人間了。

窗外的白雪照着玻璃上美麗的冰紋，映着房中熊熊的紅爐，我散着頭髮立在妝台前沉思，這時我由生的活躍的人間，想到死的冷靜的黃泉。

這樣天氣，坐在紅爐畔，飲着釀的清茶，吃着花生瓜子栗子一類的

零碎，讀着喜歡看的書，或和知心的朋友談話，或默默無語獨自想着舊夢，手裏織點東西；自然最舒適了。我太矯情！偏是迎着寒風，撲着雪花，向荒郊野外，亂墳塋中獨自去徘徊。

我是怎樣希望我的生命，建在美的，冷的，靜的基礎上。因之我愛冬天，尤愛冬天的雪和梅花。如今，往日的綺夢，往日的歡榮，都如落花流水一樣逝去，幸好還有一顆僵硬死寂的心，尚能在寒風淒雪裏抖顫哀泣。於是我抱了這顆尚在抖戰，尚在哀號的心，無目的迷惘中走向那片冰天雪地。

到了西單牌樓擁擠的街市上，白的雪已化成人們腳底污濕的黑泥。我抬頭望着模糊中的宣武門，漸漸走近了，我看見白雪遮罩着紅牆碧瓦的城樓。門洞裏正過着一羣送葬的人，許多旗牌執事後面，隨着大紅緞

罩下黑漆的棺材；我知道這裏面裝着最可哀最可怕的「死」！棺材後是五六輛驢車，幾個穿孝服的女人正在輕輕地抽噎着哭泣！這剎那間的街市是靜穆嚴肅，除了奔走的車夫，推小車買蔬菜的人們外，便是引導牽繫着這沉重的悲哀，送葬者的音樂，在這淒風寒雪的清晨顫蕩着。

悽苦中我被駱駝頂下輕靈靈的鈴聲喚醒！車已走過了門洞到了橋梁上。我望着兩行枯柳夾着的冰雪罩了的護城河。這地方只缺少一個月亮，或者一顆落日便是一幅疎林寒雪。

雪還下着，寒風颳的更緊，我獨自趨車去陶然亭。

在車上我想到十四年正月初五那天，也是我和天辛在雪後來遊陶然亭，是他未死前兩個月的事。說起來太傷心，這次是他自己去找墓地。我不忍再言往事，過後他有一封信給我，是這樣寫的：

「珠！昨天是我們去遊陶然亭的日子，也是我們歷史上值得紀念的日子。我們的歷史一半寫於荒齋，一半寫於醫院，我希望將來便完成在這裏。珠！你不要忘記了我的囑託，並將一切經過永遠記在心裏。」

我寫在城根雪地上的字，你問我：「毀掉嗎？」隨即提足準備去蹟；我笑着但是十分免強的說：「踐去吧！」雖然你並未曾真的將它踐掉，或者永遠不會有人去把它踐掉；可是在你問我之後，我覺着我寫的那「心珠」好像正開着的鮮花，忽然從枝頭落在地上，而且馬上便萎化了！我似乎親眼看見那兩個字於一分鐘內，由活體立變成僵屍；當時由不得感到自己命運的悲慘，並有了一種送亡的心緒！所以到後來隨瓣落地，我利其一雙成對，故用手杖掘了一個

小坑埋入地下，笑說：「埋葬了我們罷！」我當時實在是禱告埋葬了我那種悼亡的悲緒。我願我不再那樣易感，那種悲緒的確是已像橘瓣一樣的埋葬了。

我從來信我是頂不成的，可是昨天發現有時你比我還不成。當我們過了葛母墓地往南走的時候，我發覺你有一種悲哀感觸，或者因為我當時那些話說的令人太傷心了！唉！想起了，「我只合獨葬荒丘」的話來，我不由的低着頭嘆了一口氣。你似乎注意全移到我身上來笑着喚：「回來吧！」我轉眼看你，適才的悲緒已完全消失了。就是這些不知不覺的轉移，好像天幕之一角，偶然為急風吹起，使我得以窺見我的宇宙的隱秘，我的心意顯着有些醉了。後來吃飯時候，我不過輕微的咳嗽了兩下，你就那麼着急起來；誅！你

知道這些成就得一個世界是怎樣偉大麼？你知道這些更使一個心貼伏在愛之淵底嗎？

在雨下窪我持着綫球，你織着繩衣，我們一邊走一邊說話，太陽加倍放些溫熱送回我們；我們都感謝那樣好的天氣，是特爲我們出遊佈置的。吃飯前有一個時候，你低下頭織衣，我斜枕着手靜靜地望着你，那時候我腦際縈繞着一種綺思，我想和你說；但後來你抬起頭來看了看我，我沒有說什麼，只拉着你的手腕緊緊握了一下。這些情形和蘇伊士夢境歸來一樣，我永永遠遠不忘它們。

命運是我們手中的泥，我們將它團成什麼樣子，它就成什麼樣子；別人不會給我們命運，更不要相信空牌位子前竹籤洞中瞎碰出來的黃紙條兒。

我病現已算好那能會死呢！你不要常那樣想。」

兩個月後我的恐怖悲哀實現了他由活體變成僵屍！四個月後他的心顯達到了，我真的把他送到陶然亭畔，葛母墓傍那塊他自己指給我的草地上埋葬。

我們一切都像預言，自己佈下淒涼的景，自己去投入排演。如今天辛算完了這一生，只剩我這漂泊的生命，尚在扎掙顛沛之中，將來的結束，自然是連天辛都不如的悲慘。

車過了三門關，便有一幅最冷靜最幽美的圖畫展在面前，那堅冰寒雪的來侵令我的心更冷更僵連抖戰都不能。下了車，在這白茫茫一片無人踐踏，無人經過的雪地上佇立不前。假如我要走前一步，白雲裏便要留下污黑的足痕；並且要揭露許多已經遮掩了的缺陷和惡迹。

我低頭沉思了半晌，才鼓着勇氣踏雪過了小橋，望見掛着銀花的蘆葦，望見隱約一角紅牆的陶然亭，望見高峯突起的黑驛台，望見天辛墳前的白玉碑。我回顧零亂的足印，我深深地懺悔，我是和一切殘忍冷酷的人類一樣。

我真不能描畫這個世界的冷靜，幽美，我更不能形容我踏入這個世界是如何的冷靜，如何的幽美？這是一幅不能畫的畫，這是一首不能寫的詩，我這樣想。一切輕籠着白紗，淺淺的雪遮着一堆一堆凸起的孤墳，遮着多少當年紅顏皎美的少女，和英姿豪爽的英雄，遮着往日富麗的歡榮，遮着千秋遺迹的情愛，遮着蒼松白楊，遮着古廟蘆塘，遮着斷碣殘碑，遮着人們悼亡時遺留在這裏的悲哀。

潔白淒冷圍繞着我，白墳，白碑，白樹，白地，低頭看我白圍巾上

却透露出黑的影來。寂靜得真不像人間，我這樣毫無知覺的走到天辛墓前。我抱着墓碑，低低喚着他的名字，熱的淚融化了我身畔的雪，一滴一滴落在雪地，和着我的心音哀泣！天辛！你那能想到一年之後，你真的埋葬在這裏，我真能在這寒風凜冽，雪花飛舞中，來到你墳頭上弔你！天辛！我願你無知，你應該怎樣難受呢！怕這迷漫無際的白雪，都要化成激盪生波的淚湖。

我睜眼四望，要尋覓我們一年前來到這裏的遺痕，我真不知，現在是夢，還是過去是夢？天辛！自從你的生命如慧星一閃般閃爍之後，這片黃土便成了你的殯宮，從此後呵！永永遠遠再看不見你的顧影，再聽不見你音樂般的語聲！

雪下得更緊了，一片一片落到我的襟袖，一直融化到我心裏；我願

雪把我深深地掩埋，深深地掩埋在這若干生命歸宿的墳裏。寒風吹着，雪花飛着，我像一座石膏人形一樣矗立在這荒郊孤塚之前，我昂首向蒼白的天宇默禱；這時候我真覺空無所有，亦無所戀，生命的靈焰已漸漸地模糊，忘了母親，忘了一切愛我憐我同情我的朋友們。

正是我心神甯靜的如死去一樣的時候，蘆塘裏忽然飛出一對白鴿，落到一顆松樹上；我用哀憐的聲音告訴牠，告訴牠不要輕易洩漏了我這悲哀，給我的母親，和一切愛我憐我同情我的朋友們。

我遍體感到寒冷僵硬，有點抖戰了！那邊道上走過了一個銀鬚飄拂，道貌巍然的老和尚，一手執着傘，一手執着念珠，慢慢地到這邊來。我心裏忽然一酸，因為這和尚有幾分像我故鄉七十歲的老父。他已驚破我的沉寂，我知此地不可再久留，我用手指在雪罩了的石桌上寫了

『我來了』三個字，我向墓再凝視一度，遂決然地離開這裏。

歸途上，我來時的足痕已被雪遮住。我空虛的心裏，忽然想起天幸在病榻上唸茵夢湖：

『死時候呵！死時候，我只合獨葬荒丘！』

原书空白页

腸斷心碎淚成冰

如今已是午夜人靜，望望窗外，天上只有孤清一彎新月，地上白茫茫滿鋪的都是雪，爐中殘火已熄只剩了灰燼，屋裏又冷靜又陰森；這世界呵！是我腸斷心碎的世界；這時候呵！是我低泣哀號的時候。禁不住的我想到天辛，我又想把它移到了紙上。墨凍了我用熱淚融化，筆乾了我用熱淚溫潤，然而天呵！我的熱淚爲什麼不能救活塚中的枯骨，不能喚回逝去的英魂呢？這懦弱無情的淚有什麼用處？我真痛恨我自己，我真詛咒我自己。

這是兩年前的事了。

出了德國醫院的天幸，忽然又病了，這次不是吐血，是急性盲腸炎。病狀很利害，三天工夫他瘦得成了一把枯骨，只是眼珠轉動，嘴唇閉合，表明他還是一架有靈魂的軀殼。我不忍再見他，我見了他我只有落淚，他也不願再見我，他見了我他也是只有咽淚；命運既已這樣安排了，我們還能再說什麼，只靜待這黑的幕垂到地上時，他把靈魂交給了我，把軀殼交給了死！

星期三下午我去東交民巷看了他，便走了。那天下午蘭辛和靜弟送他到協和醫院，院中人說要用手術割治，不然一兩天一定會死！那時靜弟也不在，他自己簽了字要醫院給他開刀，蘭辛當時曾阻止他，恐怕他這久病的身軀禁受不住，但是他還笑蘭辛胆小，決定後，他便被抬到解剖室去開肚。開刀後據蘭辛告我，他精神很好，蘭辛問他：「要不要波

微來看你？」他笑了笑說：「她願意來，來看也好，不來也好，省得她又難過！」蘭辛當天打電話告我，起先他願我去看他，後來他又說：「你暫時不去也好，這時候他太疲倦虛弱了，禁不住再受刺激，過一兩天等天辛好些再去吧！省得見了面都難過，於病人不大好。」我自然知道他現在見了我是要難過的，我遂決定不去了。但是我心裏總不平靜，像遺失了什麼東西一樣，從家裏又跑到紅樓去找晶清，她也伴着我在白修室裏轉，我們誰都未會想到他是已經快死了，應該再在他未死前去看他。到七點鐘我回了家，心更慌了，連晚飯都沒有吃便睡了。睡也睡不着，這時候我忽然熱烈的想去看他，見了他我告訴他我知道懺悔了，只要他能不死，我什麼都可以犧牲。心焦煩得像一個狂馬，我似乎無力控羈它了。朦朧中我看見天辛穿着一套玄色西裝，繫着大紅領結，右手

拿着一枝梅花，含笑立在我面前，我叫了一聲他的名字便醒了，原來是一夢。這時候夜已深了，揭開帳帷，看見月亮正照射在壁上一張祈禱的圖上，現得陰森可怕極了，揀亮了電燈看看錶正是兩點鐘，我不能睡了，我真想跑到醫院去看看他到底怎麼樣？但是這三更半夜，在人們都睡熟的時候，我黑夜裏怎能去看他呢！勉強想平靜下自己洶湧的心情，然而不可能，在屋裏走來走去，也不知想什麼？最後跪在床邊哭了，我把兩臂向床裏伸開，頭埋在床上，我哽咽着低低地喚着母親！

我一點都未想到這時候，是天辛的靈魂最後來向我告別的時候，也是他二十九年的生命之火最後閃爍的時候，也是他四五年中刻骨的相思最後完結的時候，也是他一生苦痛煩惱最後撒手的時候。我們這四五年来被玩弄，被宰割，被蹂躪的命運醒來原來是一夢，只是這拈花微笑的

一夢呵！

自從這一夜後，我另闢了一個天地，這個天地中是充滿了極美麗，極悲悽，極幽靜，極哀婉的空虛。

翌晨八時，到學校給蘭辛打電話未通，我在白屋的靜寂中焦急着，似乎等着一個消息的來臨。

十二點半鐘，白屋的門碰的一聲開了！進來的是誰呢？是從未曾來過我學校的品清。她慘白的臉色，緊嚼着下唇，抖顫的聲音都令我驚奇！半天才說出一句話是：「菊姐有要事，請你去她那裏。」我問她什麼事，她又不痛快的告訴我，她只說：「你去好了，去了自然知道。」午飯已開到桌上，我讓她吃飯，她恨極了，催促我馬上就走；那時我也奇怪爲什麼那樣從容？昏亂中上了車，心跳得利害，頭似乎要炸裂！到

了西河沿我回過頭來問晶清：「你告我實話，是不是天辛死了！」我是如何的希望她對我這話加以校正，那知我一點回應都未得到，再看她時，她弱小的身軀蜷伏在車上，頭埋在圍巾裏。一陣一陣風沙吹到我臉上，我暈了！到了騎河樓，晶清扶我下了車，走到菊姐門前，菊姐已迎出來，菊姐後面是雲弟，菊姐見了我馬上跑過來抱住我叫了一聲「妹妹！」這時我已經證明天辛真的是死了，我撲到菊姐懷裏叫了聲「姊姊便暈厥過去了。經她們再三的喊叫和救治，才慢慢醒來，睜開眼看見屋裏的人和東西時，我想起來天辛是真死了！這時我才放聲大哭。他們自然也是一樣咽着淚，流着淚！窗外的風虎虎地吹着，我們都腸斷心碎的哀泣着。

這時候又來了幾位天辛的朋友，他們說五點鐘入殮，黃昏時須要把

棺材送到廳裏去；時候已快到，要去醫院要早點去。我到了協和醫院，一進接待室，便看見靜弟，他看見我進來時，他跑到我身邊站着哽咽的哭了！我不知說什麼好，也不知該怎麼樣哭？號啕呢還是低泣，我只側身望着豫王府富麗的建築而發呆！坐在這裏很久，他們總不讓我進去；後來雲弟來告我，說醫院想留天辛的屍體解剖，他們已回絕了，過一會便可進去看。

在這時候，我便請品清同我到天辛住的地方，收拾我們的信件。踏進他的房子，我急跑了幾步倒在他床上，回顧一週什物依然，三天前我來時他還睡在床上，誰能想到三天後我來這裏收檢他的遺物。記得那天黃昏我在床前喂他橘汁，他還能微笑的說聲：「謝謝你！」如今一切依然，微笑尚似恍如目前，然而他們都說他已經是死了，我只盼他也許

是睡吧！我真不能睜眼，這房裏處處都似乎現着他的影子，我在零亂的什物中，一片一片撕碎這顆心！

晶清再三催我，我從床上扎掙起來，開了他的抽屜，裏面已經清理好了，一束一束都是我寄給他的信，另外有一封是他得病那晚寫給我的，內容口吻都是遺書的語調，這封信的力量，才造成了我的這一生，這永久在懺悔哀痛中的一生。這封信我看完後，除了悲痛外，我更下了一個毀滅過去的決心，從此我才能將碎心捧獻給憂傷而死的天辛。還有一封是寄給蘭辛菊姐雲弟的，寥寥數語，大意是說他又病了，怕這幾日不能再見他們的話。讀完後，我遍體如浸入冰湖，從指尖一直冷到心裏，扶着桌子撫弄着這些信件而流淚！晶清在傍邊再三讓我鎮靜，要我勉強按壓着悲哀，還要扎掙着去看他的屍體。

臨走，晶清扶着我，走出了房門，我回頭又仔細望望，我願我的淚落在這門前留一個很深的痕迹。這塊地是他碎心理情的地方。這裏深深陷進去的，便是這宇宙中，天長地久永深的缺陷。

回到豫王府，殮衣已預備好，他們領我到冰室去看他。轉了幾個彎便到了，一推門一股冷氣迎面撲來，我打了一個寒戰！一塊白色的木板上，放着他已僵冷的屍體，遍身都用白布裹着，鼻耳口都塞着棉花。我急走了幾步到他的屍前菊姐在後面拉住我，還是雲弟說：「不要緊，你讓她看好了。」他面目無大變，只是如臘一樣慘白，右眼閉了，左眼還微睜着看我，我撫着他的屍體默禱，求他瞑目而終，世界上我知道他再沒有什麼要求和願望了。我仔細的看他的屍體，看他慘白的嘴唇，看他無光而開展的左眼最後我又注視他左手食指上的象牙戒指；這時候，我

的心似乎和沙樂美得到了先知約翰的頭顱一樣。我一直極莊嚴神肅的站着，其他的人也都是都靜悄悄的低頭站在後面，宇宙這時是極寂靜，極美麗，極慘淡，極悲哀！

夢回寂寂殘燈後

我真願在天辛屍前多逗留一會，細細的默誌他最後的容顏。我看着他，我又低頭想想，想在他憔悴蒼白的臉上，尋覓他二十餘年在人間刻劃下的殘痕。誰也不知他深夜怎樣展轉哀號的死去，死時是清醒，還是昏迷？誰也不知他最後怎樣咽下那不忍不願停息的呼吸？誰也不知他臨死還有什麼囑託和言語？他悄悄的死在這冷森黯淡的病室中，只有淺綠的燈光，蒼白的粉壁，聽見他最後的呻吟，看見他和死神最後戰鬥的扎掙。

當我凝視他時，我想起前一星期在夜的深林中，他抖顫的說：『我

是生於孤零，死於孤零。」如今他的屍骸周圍雖然圍了不少哀悼涕泣的人，但是他何嘗需要這些呢！卽是我這顆心的祭獻，在此時只是我自己懺悔的表示，對於魂去渺茫的他又有何補益？記得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他由滬去廣州的船上，有一封信說到我的矛盾，是：

你中秋前一日的信，我於上船前一日接到。此信你說可以做我惟一知己的朋友。前於此的一封信又說我們可以作以事業度過這一生的同志。你只會答覆人家不需要的答覆，你只會與人家訂不需要的約束。

你明白的告訴我之後，我並不感到這消息的突兀，我只覺心中萬分悽愴！我一邊難過的是：世上只有吮血的人們是反對我們的，何以我惟一敬愛的人也不能同情於我們？我一邊又替我自己難過，

我已將一個心整個交給伊，何以事業上又不能使伊願意？我是有兩個世界的：一個世界一切都是屬於你的，我是連靈魂都永禁的俘虜；在另一個世界裏，我是不屬於你，更不屬於我自己，我只是歷史使命的走卒。假使我要為自己打算，我可以去做祿蠹了，你不是也不希望我這樣做嗎？你不滿意於我的事業，但却萬分懇切的勸勉我努力此種事業；讓我再不憶起你讓步於吮血世界的結論，只悠久的欽佩你犧牲自己而鼓舞別人的義俠精神！

我何嘗不知道：我是南北漂零，生活日在風波之中，我何忍使你同入此不安之狀態；所以我決定：你的所願，我將赴湯蹈火以求之，你的所不願，我將赴湯蹈火以阻之。不能這樣，我怎能說是愛你！從此我決心為我的事業奮鬥，就這樣飄零孤獨度此一生，人生

數十寒暑，死期忽忽即至，奚必堅執情感以為是。你不要以為對不起我，更不要為我傷心。

這些你都不要奇怪，我們是希望海上沒有浪的，它應當平靜如鏡；可是我們又怎能使海上無浪？從此我已是傀儡生命了，為了你死，亦可以為了你生，你不能為了這樣可傲慢一切的情形而愉快嗎？我希望你從此愉快，但凡你能愉快，這世上是沒有什麼可使我悲哀了！

寫到這裏，我瞭望海水，海水是那樣的平靜。好吧，我們互相遵守這些，去建築一個富麗輝煌的生命，不管他生也好，死也好。

這雖然是六個月前的信，但是他的環境和他的意念是不允許他自由的，結果他在六個月後走上他最後的路，他真的在一個深夜悄悄地死去

了。

唉！辛！到如今我才認識你這顆迂迴宛轉的心，然而你爲什麼不拚掙着去殉你的事業，做一個轟轟烈烈的英雄，你却柔情千縷，吐絲自縛，遺我以餘憾長恨在這漠漠荒沙的人間呢？這豈是你所願？這豈是我所願嗎？當我佇立在你的面前千喚不應時候，你不懊悔嗎？在這一刹那，我感到宇宙的空寂，這空寂永遠包裹了我的生命；也許這在我以後的生命中，是一種平靜空虛的愉快。辛！你是爲了完成我這種愉快才毅然的離開我，離開這人間嗎？我細細默記他的遺容，我想解答這些疑問，因之，我反而不怎樣悲痛了。

終於我要離開他，一步一回首我望着陳列的屍體，咽下許多不能敘說的憂愁。裝殮好後，我本想再到棺前看看他，不知誰不贊成的阻止

了，我也莫有十分固執的去。

我們從醫院前門繞到後門，看見門口停着一付白木棺，傍邊站滿了北京那些穿團花綠衫的槓夫；我這時的難過真不能形容了，這幾步遠的一付棺材內，裝着的是人天隔絕的我的朋友，從此後連那可以細認的屍體都不能再見了；只有從記憶中心衣底浮出夢裏拈花含笑的他，醒後屍體橫陳的他。

許多朋友親戚都立在他棺前，我和菊姐遠遠的倚着牆，一直望着他白木棺材上，罩了一塊紅花綠底的繡幕，八個穿團花綠衫的槓夫抬起來，我才和菊姐雇好車送他到法華寺。這已是黃昏時候，他的棺材一步一步經過了許多鬧市，出了哈德門向法華寺去。幾天前這條道上，我會伴着他在夕陽時候來此散步，誰也想不到幾天後，我伴着他的棺材，又

走這一條路。我攬着那抬着的棺材，我一點也不相信這裏面裝着的便是我心中最畏避而終不能逃脫的「死」！

到了法華寺，雲弟伴我們走進了佛堂，稍待又讓我們到了一間黯淡的僧房裏休息。菊姐和品清兩個人扶着我，我在這間幽暗的僧房裏低低的啜泣，聽見外面殯夫安置棺材的動作和聲音時，我心一片一片碎了！辛！從此後你孤魂寂寞，飄遊在這古廟深林，也還記得繁華的人間和一切繫念你的人嗎？

一陣陣風從紙窗縫裏吹進，把佛龕前的神燈吹得搖幌不定，我的雙影蜷伏在黑暗的牆角，戰慄的身體包裹着戰慄的心。品清緊緊握着我冰冷的手，她悄悄地咽着淚。夕陽正照着淡黃的神幔。有十五分鐘光景，靜弟進來請我出去，我和品清菊姐走到院裏時，迎面看見天辛的兩個朋

友，他們都用哀憐的目光投射着。走到一間小屋子的門口，他的棺材停放在裏面，前面放着一張方棹，掛着一幅白布蓋花的棹裙，燃着兩枝紅燭，一個銅爐中繚繞着香煙。我是走到他靈前了，我該怎樣呢！我聽見靜弟哭着喚「哥哥」時，我也不自禁的隨着他號啕痛哭！唉！這一座古廟裏佈滿了愁雲慘霧。

黑暗的幕漸漸低垂，菊姐向晶清說：「天晚了我們該回去了。」我聽見時更覺傷心，日落了，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都隨着沉落在一個永久不醒的夢裏；今夜月兒照臨到這世界時，幸！你只剩了一棺橫陳，今夜月兒照臨在我身上時，我只覺十年前塵恍如一夢。

靜弟送我們到門前，他含淚哽咽着向我們致謝！這時晶清和菊姐都低着頭擦淚！我猛抬頭看見門外一片松林，晚霞照的鮮紅，松林裏現露

出幾個凸堆的墳頭。我呆呆地望着。上帝啊！誰也想不到我能以這一幅淒涼悲壯的境地，作了我此後生命的背景。我指着向品清說：『你看！』她自然知道我的意思，她撫着我肩說：『現在你可以謝謝上帝！』

我聽見她這句話，似乎得了一種暗示的覺，我的悲痛不能再忍了，我靠在一顆松樹上望着這晚霞松林，放聲痛哭！辛！你到這時該懺悔吧！太忍心了，也太殘酷了，你最後賜給我這樣悲慘的境象，這樣悲慘的景象，深印在我柔弱嫩小的心上；數年來冰雪友誼，到如今只博得隱恨千古，撫棺哀哭！辛！你為什麼不流血沙場而死，你為什麼不瘦斃獄中而死？却偏要含笑陳屍在玫瑰叢中，任刺針透進了你的心，任鮮血淹埋了你的身。走，踏在你屍前哀悼痛哭你的，不是全國的民衆，却是一個別有懷抱，負你深重的人。辛！你不追悔嗎？爲了一個幻夢的遺迹捕

護，你遺棄不顧那扇¹世界的牆說毀滅，輕輕地將生命迅速的結束，在你事業尙未成功的時候。到如今，只有詛咒我²自己，我是應負重重罪戾對於你的家庭和社會。我抱恨怕我縱有千點淚，也抵不了你一滿血，我用什麼才能學識來完成你未竟的事業呢！更何忍再說到我們自己心裏的痕迹和環境一切的牽繫！

我不解你那時柔情似水，爲什麼不能溫暖了我心如鐵？

在日落後暮雲蒼茫的歸途上，我彷彿是上了車，以後一切知覺便昏迷了。思潮和悲情暫時得能休息，恍惚中是想在標渺的路上去追喚逝去的前塵呢！這時候我魂去了，只留下一付蒼白的面龐和未冷的軀殼臥在菊姐的床上，牀前站滿了我的和辛的朋友還有醫生。

這時已午夜三點多鐘，冷月正照着紙窗。我醒了，睜開眼看見我是

在菊姐床上，一盞殘燈黯然的對着我；床四周靜悄悄睡了許多人，他們見我睜開眼都一齊嚷道：「醒了！醒了！」

我終於醒了！我途在這醒了聲中，投入到另一個幽靜，冷寞，孤寂，悲哀的世界裏。